佛利爾本《淳化閣帖》及其系統研究*

何碧琪**

【提要】佛利爾美術館及上海博物館藏《淳化閣帖》（簡稱佛利爾本及潘祖純跋本）是極罕有的兩套完整宋拓《閣帖》十卷本，對於《閣帖》版本的斷代研究非常重要。本文透過考察佛利爾本的流傳經過，初步確認其拓印年代。接著觀察帖心銀錠紋、卷號與刻工小名的數目及位置，將佛利爾本、潘祖純跋本及其他傳世宋拓刻帖，包括《十七帖》、《大觀帖》、《寶晉齋法帖》及《澄清堂帖》，以相同帖目作逐行逐字排比校勘，從存帖數目、帖次、帖文的異同，初步斷定潘祖純跋本爲宋代版本，否定前人指潘本爲後世修繕本的說法。爲探討佛利爾本及潘祖純跋本的關係，本研究進一步將二本對校，從帖文、斷行、缺行、缺字、缺畫、牽絲及裝裱的嚴謹程度等方面比較，並以現存《大觀帖》的北宋拓本特徵作旁證，輔以文獻及法帖流傳情況等客觀證據，將潘祖純跋本以及與此本同出於一石的北京故宮藏懋勤殿本定爲北宋晚期(十一世紀前後)拓本，佛利爾本上限則爲南宋初期（約十二世紀初至中期），並澄清潘祖純跋本不屬於佛利爾本系統。最後，期望本文的拓本研究方法，有助於判斷其他年代未明的《閣帖》版本。

關鍵詞：淳化閣帖、潘祖純跋本／潘祖純本、懋勤殿本、帖學研究、十七帖、大觀帖、寶晉齋法帖、澄清堂帖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第一至八及第十卷）及上海圖書館（卷九）所藏《淳化閣帖》（以下十卷均簡稱為「佛利爾本」，《淳化閣帖》則簡稱為《閣帖》）為稀見的宋拓《閣帖》版本。2000年馬成名發現兩館所藏為一套十卷本，已為確論。然此本的版本歸屬，以及系統問題，即上海博物館藏潘祖純跋本（亦稱許漢卿本或潘祖純本）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①是否源於佛利

＊本研究是「《淳化閣帖》流變及其影響綜合研究」成果之一，為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之研究項目，計劃編號CUHK 4408/04H。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①上海博物館藏本被稱為潘祖純跋本，是因卷十後副頁有明代潘祖純跋。北京故宮藏本則因清宮舊藏於懋勤殿，並且每卷卷首鈐有「懋勤殿鑒定章」，故命名為懋勤殿本。兩本已被確認為拓自同一石版，有關兩本之特徵見於尹一梅，〈故宮藏懋勤殿本《閣帖》研究〉，《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紀念論文集》（以下簡稱《祕閣皇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頁101–112；何碧琪，〈《淳化閣帖》傳世版本系統研究〉（以下簡稱〈傳本研究〉），《祕閣皇風》，頁14–63。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爾本的系統，仍待商榷。②本文以研究佛利爾本為中心，從流傳經過、特徵及其與上述版本的異同比較，俾於辨明各本的刊刻年代及版本問題。

一、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

近代碑帖研究學者透過目驗上海圖書館（以下簡稱上圖）藏佛利爾本第九卷，認為該本是刻於淳化三年（992）的原刻初拓閣帖版本，如王壯弘稱之為「棗木原本」，張彥生亦視其為「祖本」。然而二氏提及此本有「郭奇、李攸、張通等名小字款」等特徵及略述其流傳外，均未加以考證。③其後仲威雖稱此本為「宋拓棗木本卷九」，但提出該本摹刻上的幾處失誤。④2002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行「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紀念研討會」，李潤桓以佛利爾本刻法慎重，卷數、頁數及刻字人姓名格式與《大觀帖》相似，提出佛利爾本「或為宋時（南宋以後）翻刻本之一」。⑤筆者以銀錠紋形制、數量及缺字、字畫摹刻品質等方面作版本比對，判斷佛利爾本年代比懋勤殿本及潘祖純（跋）本晚，並以佛利爾本的簡樸裝裱形式，否定其為祖本的可能，指其屬南宋翻刻本之一。⑥2003年上海博物館舉行「《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學術鑑賞會」，汪慶正主要以「王成」、「郭奇」是南宋紹興間的刻書良工為論據，認為佛利爾本為《法帖譜系》所記載的「紹興國子監本」。⑦許全勝亦認為是本即紹興國子監本，然因上圖藏佛利爾本第九卷用紙非如《法

②汪慶正定佛利爾本為「國子監本」，並歸潘祖純跋本及懋勤殿本於「國子監本」系統下，論據詳參〈《淳化閣帖》存世最善本考〉（以下簡稱〈善本考〉），《淳化閣帖最善本》（以下簡稱《最善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頁22–47。佛利爾本卷九圖版見《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245–276。

③張彥生，〈第四卷　宋元明刻叢帖〉，《善本碑帖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67–169；王壯弘，〈宋淳化閣帖〉，《帖學舉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1–20，王氏誤記刻工小名為「張通、郭攸、李奇等名」。

④仲威，〈宋拓棗木本《淳化閣帖》卷九考〉，《歷史文獻》第三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頁246–252。

⑤李潤桓，〈《淳化閣帖》傳世宋本辨〉（以下簡稱〈宋本辨〉），《祕閣皇風》，頁65–100。

⑥何碧琪，〈傳本研究〉，《祕閣皇風》，頁101–112。

⑦汪慶正，〈善本考〉，《最善本》，頁22–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帖譜系》所載為「打金銀箔者」，懷疑其非高宗御府初拓本。⑧由於《閣帖》版本分藏各地、只有少數版本印行等條件限制，早期學者只能以紙墨、字畫粗細作印象式目鑑來判斷拓本年代。近年學者們開始注重以文獻、拓本上的**鑑藏**章、刻工人名所屬年代作為斷代的依據，在《閣帖》研究史上，跨進了一大步。然而由於研究者並未全面校勘拓本帖文內容本身，關於佛利爾本的年代及版本歸屬，筆者認為尚**須作更深入的探討，方能定奪**。

筆者參考近代中國藝術史學者的研究方法，直接從拓本本身，根據拓本的具體特點，並比較透露時代先後的相關拓本特徵，以判斷《閣帖》的年代和版本所屬。本文以始於2001年之「宋拓《淳化閣帖》綜合研究」所歸納出各種傳世版本系統特徵為基礎，⑨從銀錠紋位置及**形制、帖次、行次、斷行、缺帖、**缺字等可作具體比較的特徵入手，用逐行逐字校對的方法，集中研究佛利爾本，及被視為屬於佛利爾本系統的潘祖純跋本及懋勤殿本。由於涉及時代特徵問題，本文亦以其他可靠的宋拓法帖（《十七帖》、《大觀帖》、《寶晉齋法帖》及《澄清堂帖》）與《閣帖》比勘，以**期對上述三種傳世較早的《閣帖》**版本進行斷代，並研究三者是否具有承傳關係。同時期望能以此研究結果作為斷代基準，以助進一步**鑑別其他年代及系統未明的《閣帖》版本**。

二、佛利爾本流傳經過

佛利爾本一套十卷，裝成十冊，第九卷於1963或64年入藏上海圖書館（藏品編號：2258 19/A385），第一至八、十卷於1980年經傅申老師為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購入（藏品編號：F1980.202a–i），每冊封面題「淳化閣帖　第x

⑧許全勝，〈關于南宋紹興國子監本《閣帖》跋〉，《〈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以下簡稱《論文稿》）（上海：上海博物館，2003），頁53–58。

⑨2001年底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開始「宋拓《淳化閣帖》綜合研究」，排比校對過約四十種《閣帖》版本，根據各版本系統特徵歸類為六種系統，包括一.（北京）故宮本系、二. 佛利爾本系、三.泉州本系、四.安思遠本卷四、卷七至八系統、五.肅刻本系（即肅府本）及六.（傳）王著本系統。以上各系統均擁有異於他本的一套特徵。關於各系統的資料可參何碧琪，〈傳本研究〉，《祕閣皇風》，頁14–63。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卷」及銀錠紋數目。此本題跋及歷代流傳情況，近年已有學者略述，⑩本文以此為基礎，先根據十冊中的題跋、印章等資料，闡述佛利爾本的流傳經過，以助了解佛利爾本的刻拓年代。

（一）明代以前

佛利爾本最早的題跋分別是卷一前副頁及卷十後副頁周厚（活躍於十四世紀）於元代至正二十五年（1365）七月的題識，卷一題識如下：

祕閣法帖共十冊

日字九葉	月字八葉
光字七葉	天字八葉
惠字七葉	山字八葉
河字七葉	壯字六葉
帝字七葉	居字七葉

右閣帖十卷。至正甲辰（1364）余得之龍江金氏，金氏得之吳門鄧氏，鄧氏得之周公草窓公密。蓋賈相似道所藏也，具有印識如左。余家藏有二本，此其一焉。其一爲好事者持去，然卷首多殘缺，不若此本之完美也。且清物人人所同好，恐酷好如我者復將持去也。因著其閱歷之自于茲帖之陰。乙巳歲秋七月望日。縉雲周以載記。（圖1a）⑪

卷十末刻篆題後跋曰：

右祕閣舊帖十卷，余得之龍江金氏，金氏得之吳門鄧氏，鄧氏得之草窓周密公謹，蓋賈相似道家故物也。余性喜書，所蓄古帖有二本，此其一焉，其一乃碧澗趙公所藏也。經營廿餘年，然後兩帖始合於余（按：「一」字被點去，並補「余」字於文後）。把玩未久，趙帖被好事有力者持之而去。余至今猶追思之，不可得矣。然以兩帖楮墨校之，趙墨固差勝，而楮不迨茲帖遠甚。況其卷首多殘缺，又不若茲帖之完美也。嘗聞尤物足以移人。若斯帖者，豈

⑩李潤桓先生曾述佛利爾本流傳情況，見〈宋本辨〉，《祕閣皇風》，頁65–100。

⑪本文卷一至八、十圖版，均蒙美國佛利爾美術館專業拍攝及允許使用，申請引用版權時獲Cory Grace女士細心協助，特此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非移人之尤者乎！余雖篤好而秘藏之，政恐酷好如我者復襲之而去。故著其閱歷之自于斯帖之陰，以見吾得之之難，庶幾後人承覽於我者，毋易失也。至正廿五年（1365），龍集乙巳七月既望。縉雲周厚以載跋。

第一卷日九葉　第二卷月八葉
第三卷光七葉　第四卷天八葉
第五卷德七葉　第六卷山八葉
第七卷河七葉　第八卷壯六葉
第九卷帝七葉　第十卷居七葉（彩圖1b）

據周厚題識，**佛利爾本十卷由南宋至元代分別為賈似道（1213–1275）、周密**（1232–1298）、「吳門鄧氏」、「龍江金氏」及周厚所藏。周厚兩度述及「余得之龍江金氏，金氏得之吳門鄧氏」，鄧氏得之周密，卷一題字續曰「蓋賈相似道所藏也，具有印識如左」，所指即卷一首頁（彩圖2）**標題「歷代帝王法帖第一」下所鈐的「賈似道印」（圖2局部）、標題「漢章帝書」下的「悅生」**葫蘆印（圖3）、卷十首頁標題「晉王獻之二」之「二」字上鈐的「秋壑」印（彩圖4c）及卷十末行下的「長」字印（圖5），而令周厚及後人認為此十卷本最先為賈似道收藏。但筆者認為四方印章均有可疑之處。卷一「賈似道印」印文不清，曾被塗抹（圖2局部a），相同印文者，只見朱文方印傳世，如黃庭堅（1045–1105）〈松風閣詩〉（臺北故宮藏）上的騎縫印，並且二印的「道」字結字不同。⑫卷一「悅生」葫蘆印及卷十「長」字印，以現存可靠的賈氏印章作比對，佛利爾本上的「悅生」二字末畫較諸本尖，崔白（活動於十一世紀後半）〈寒雀圖〉（上海博物館藏）及〈松風閣詩〉「悅」字下半部份圓點兩側作分叉，佛利爾本則含混交代，分叉似合成一筆，此印最不可靠（圖3a–c）。⑬再取卷十「秋壑」印作比較，佛利爾本「秋壑」二字布白平均，布局平淡，印章較小；〈松風閣詩〉上的另一「秋壑」印「秋」字「禾」部豎畫及「壑」字「睿」下撇捺拉長並向外微彎形成張力，構成上方緊湊下方開闊的效果（圖4a–

⑫圖版引自《中國法書選47・宋黃庭堅集》（以下簡稱「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9），頁12。

⑬崔白〈寒雀圖〉圖版引自《晉唐宋元書畫國寶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頁370。黃庭堅〈松風閣詩〉圖版引自《法書選》，頁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⑭另外「長」字印，佛利爾本印色暈開，造成印章上似被硃砂色的薄紗籠罩。宋代印章與賈似道其他鑑藏印均為水印，印色滲入紙中。佛利爾本此印印泥厚實凸起浮面，且字畫崩裂突兀，與黃庭堅〈寒山子龐居士詩〉（臺北故宮藏）及〈松風閣詩〉上的兩方「長」字印比較二印字畫粗細、印文布局平均自然穩重，佛利爾本的「長」字印則略有出入（圖5a–c），⑮特別是圖中方格內之轉折處，佛利爾本明顯較方整。另外，外框線與「長」字上方橫畫之間的距離較窄，有別於〈寒〉、〈松〉二蹟上的真印。由此可見佛利爾本上賈似道諸印的作偽意圖。至此，因為周厚的題識未有提供其他證據，佛利爾本的最早收藏者不可能早於周密。

周密先世濟南人，字公謹，號草窗等，以流寓吳興弁山，又號弁陽嘯翁。宋亡不仕。有《思陵書畫記》、《雲煙過眼錄》、《齊東野語錄》等。（指佛利爾本）周厚記「（吳門）鄧氏得之周公草窓公密」，佛利爾本上並無任何周密的題字，只有在卷十末箋題上鈐有「齊周密印章」，有學者曾以姜夔〈楷書保母帖題跋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鮮于樞（1246–1302）跋前周密的用印，即「密」、「公瑾父」及「齊周氏」與佛利爾本周密印作比較（圖6a），⑯暗示「齊周密印章」不可靠。如單憑跋〈保母帖〉上之周密用印，並不能作為鑑定真偽的標準。筆者查得趙孟堅〈畫水仙圖〉（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周密跋有「齊周密印章」（圖6b及d），⑰此卷周密印「齊」字上方圈畫偏方。佛利爾本「周」及「印」上方接近對稱（圖6c），〈畫水仙圖〉的則不然。「周」字只有右上方作斜畫，與周密〈保母帖〉跋後的「齊周氏」及〈畫水仙圖〉上「周公瑾父」二印的「周」字相合。另一元人印「周馳景遠章」（圖6e）⑱的「周」

⑭圖版引自《法書選》，頁15。

⑮黃庭堅〈寒山子龐居士詩〉圖版引自*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ew York : Abrams;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p.154.〈松風閣詩〉圖版引自《法書選》，頁14。

⑯圖版引自王連起，〈談《武林勝集》及其相關問題〉，《書法叢刊》，2003年第3期（總71期），頁14。詳細圖版參〈40南宋 姜夔 楷書保母帖題跋卷〉，《書畫經典：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藏品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318。

⑰周密跋趙孟堅〈畫水仙圖卷〉，載《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第二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頁94–95，圖版112。

⑱圖版引自莊嚴等編，〈0354周馳〉，《晉唐以來書畫家鑑藏家款印譜》（香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964），頁2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亦非對稱處理。（指佛利爾本）周厚只記「（吳門）鄧氏得之周公草窓公密」，無其他確據證明周密曾藏此帖。更何況〈保母帖〉與〈畫水仙圖〉周密的跋文書法可靠，二蹟上周密的鑑藏印均以一組出現，佛利爾本上卻只有一方印文不符的「齊周密印章」，不合於周密的鈐印規律。佛利爾本上的「齊周密印章」不真，旁證佛利爾本上的賈似道印亦非真印。因此，年代最早而可信的佛利爾本收藏者，是在周密以後的「吳門鄧氏」及「龍江金氏」。偽「齊周密印章」及四方賈似道偽印，應鈐於賈氏被抄家後所藏書畫四散之後的元代，入藏周厚家之前。惜缺乏資料，鄧氏與金氏為誰未可究詰。至元季，約至正二十四年（1364），為周厚所藏。

（二）明代

周厚至正二十五年（1365）兩度題記後，有明代袁褧（16世紀）兩則書寫謹慎的小楷題字，首則在卷一周厚題「祕閣法帖共十冊」標題下：

> 計一百五十五葉，玉韻齋珍玩。（見圖1a）

無紀年。下鈐「玉韻齋圖書記」、「袁氏尚之」及「子孫寶之」。另一則在卷十末，題於嘉靖壬午（元年，1522），附於周厚跋後：

> 十卷共計一百五十五葉，吳郡袁氏珍玩。
> 銀錠紋前後五十七處。
> 嘉靖壬午歲正月。（見彩圖1b）

下鈐「玉韻齋圖書記」、「袁氏尚之」及「謝湖」。其他印章包括卷二末帖下鈐「袁褧印」、卷十後副頁鈐「朝槿軒」（見彩圖1b）等。⑲楷書字體與文徵明

⑲「袁氏尚之」、「謝湖」及「朝槿軒」印見於袁褧題陸治（1496–1576）等〈壽文徵明八秩書畫冊〉（1549）第八開，「朝槿軒」鈐於袁褧題字頁的右下方，參《悅目：中國晚期書畫圖版篇》（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圖版09，頁91。筆者認為此印為袁褧用印，並請教何傳馨先生「朝槿軒」首字釋作「朝」無誤。《悅目：中國晚期書畫圖版篇》〈壽文徵明八秩書畫冊〉解說（頁27）以此印為鑑藏印並不正確。此外，本文得何傳馨先生多方面的建議，令拙文更為流暢易讀，特此致謝。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春山煙樹圖軸〉（臺北故宮藏）之袁褧題詩風格一致，是可信的袁褧墨蹟。⑳袁褧，字尚之，博學工詩文，書法入米芾之室，晚號謝湖。與兄表、弟褒、袠及堂兄弟袞、裘，時號袁氏六俊，有《田舍集》、《奉天刑賞錄》等。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梁）蕭統編《六家文選》，為吳郡袁氏嘉趣堂覆刻宋廣都裴氏本，刊刻精良，為人所稱善。有傳袁褧曾以所藏此套《閣帖》翻刻一過，稱「袁為長，顧次之，潘為季」，以袁刻為顧從義（1523–1588）、潘允諒（？–1581）三種翻刻本之中最存真者。㉑

明代中袁褧得佛利爾本，已去周厚題字逾一個半世紀，其間的流傳情況，未有在十冊中找到線索。袁褧以後傳至潘允諒，當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或以前。潘允諒，或允亮，㉒字寅叔，別號楞菴，是明嘉靖間南京刑部尚書、左都御史潘恩（1496–1582）的第三子，因官職僅是詹事府錄事、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地方志等亦少載其事蹟。㉓潘允諒未有在佛利爾本上題識，而藏印則包括每冊首頁的「潘允諒印」、每冊末頁篆題下「潘氏寅叔珍藏」及間見於冊

---

⑳參《吳派畫九十年展》（臺北：故宮博物院，1981），頁107。

㉑沈曾植，〈袁本閣帖跋（二篇）〉，《海日樓札叢》外一種（上海：中華書局，1962），頁99。晚清至近代學者認為有袁褧翻刻本，亦有謂曾見此十卷本。然而從文獻、版本流傳經過等資料考察，筆者認為袁褧當未翻刻《閣帖》，所謂「袁尚之本」應為袁氏藏本，而非袁氏刻本。論據可參何碧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淳化祖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4期（2004年夏季），頁57–110。

㉒關於允諒或允亮，筆者曾於〈傳本研究〉中以「允諒」為正，「允亮」為誤，原因是佛利爾本上有「潘允諒印」，顧從義題自刻《淳化閣帖》之母本（即佛利爾本）為「潘寅叔允諒購得」。關於潘允諒的資料甚少，幾欲再考卻未有所獲。近日翻其父潘恩撰，潘允哲、允端輯刻《潘笠江先生集》，《附集》中有王世貞（1526–1590）為潘恩撰寫的〈行狀〉，稱「公元配包氏，繼曹氏，累贈封，皆夫人。子三，允哲，陝西提學副使。允端，四川右布政使。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允亮先公卒。」因此「允諒」及「允亮」皆無誤，可能是晚年改作「允亮」。王世貞，〈行狀〉，《潘笠江先生集・附集》，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蘇州市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萬曆刻本影印（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第81冊，頁526–531。顧從義跋見容庚編《叢帖目》（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0〕，頁23。

㉓楊嘉祐，《〈淳化閣帖〉上海的三個版本》，《論文稿》，頁102。（明）過庭訓（1604進士）曾記潘恩「二子皆成進士，長允哲學憲，次允端方伯。」亦未述及早逝的么兒允諒。見過庭訓編，〈潘恩〉，《本（明）朝分省人物考》（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第七冊，頁2140–2144。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首的「寅叔」及「楞菴」等印。潘允諒入藏期間，顧從義曾借摹入石，是為玉泓館本，歷時四年，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成。㉔此後，潘允諒於萬曆壬午（1582）摹刻一部，世以潘氏室名，稱此翻刻為潘氏五石山房本。顧刻本及潘刻本，摹刻時間明確，並於北京故宮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等藏有原拓，日人曾以初拓顧刻本精印一部，㉕皆可信據。㉖潘允諒歿後，由潘允端（1526–1601）命允諒子潘雲龍㉗（字季雲）繼承允諒未竟之翻刻事業。

㉔ 顧從義，〈玉泓館重摹淳化閣帖跋〉，載《淳化閣帖玉泓館摹勒第十》（東京：清雅堂，1942）。

㉕ 廣瀨保吉編，《淳化閣帖玉泓館摹勒第x》（十卷，另附釋文）（東京：清雅堂，1942）。

㉖ 關於佛利爾本之明代翻刻本可參何碧琪，〈傳本研究〉，《祕閣皇風》，頁17–19。歷代以顧刻本及潘刻本偽託宋刻之版本甚眾，兩種刻本皆於卷首摹刻（傳）「賈似道印」、「悅生」葫蘆印及卷十首摹刻「秋壑」印、卷末刻「長」字印及周密「齊周密印章」。傳世偽本已寓目者均已校清，可參該文頁30。

㉗ 關於允諒子名字，《叢帖目》（一）分別記作「晉龍」或「雲龍」。按潘允諒兄允端所記：「右〈淳化閣帖〉原本，世所罕見。予弟允亮，寶藏有年，嘗借模於顧汝和氏（從義），後弟復手摹之，別為勒石，極其精好。且竟，而弟以疾不起，予乃命猶子晉龍嗣成先志。……今吾弟雖逝，而此帖足傳永永，可謂不亡。予情之痛，視子猷亦差慰矣。因書之以告閱此帖者。萬曆壬午（十年，1582）秋日，潘允端仲履父記。」此據《叢帖目》〔（一），頁23〕，潘允諒子之名（即允端猶子）作「晉龍」。然允諒子曾記重刻之事，款卻為「上海潘雲龍」〔見〈五石山房重摹記事〉，《叢帖目》（一），頁20〕。王穉登跋潘允諒翻刻本時曰「（潘允諒）其子季雲年少博雅，能成父志，……以余觀季雲之善繼寅叔，即二米不足擅美」〔《叢帖目》（一），頁19〕，可知允諒之子，字季雲，然未述及其名為「晉龍」或「雲龍」。後查得王世貞為潘恩撰之〈行狀〉，證明「雲龍」方為正確。王氏記潘恩有「孫男八，雲驥，國子生，娶孫氏。雲樞，官生，娶楊氏。雲龍，國子生，娶顧氏。雲夔，國子生，娶莫氏。雲鳳，國子生，娶趙氏。雲獻，國子生，娶呂氏。雲柯，娶顧氏。雲楚，聘姚氏。」當中只有「雲龍」而未有「晉龍」之名，「雲龍」在潘恩男孫中排行第三。參王世貞，〈行狀〉《潘笠江先生集・附集》，前引書，頁526–531。筆者〈傳本研究〉一文曾引王壯弘〈宋淳化閣帖〉（《帖學舉要》，前引書，頁1–20）作「晉龍」，實為疏忽。另有學者撰文述及上海縣潘恩家族，以潘雲龍為允端子，亦不正確。因為允端稱雲龍為「猶子」，是「姪子」或「如同兒子」之意，且王穉登跋亦直接說明允諒與雲龍為父子關係。吳仁安，《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清代至今

清初，佛利爾本遞傳至梁清標（1620–1691），在梁家渡過順、康、雍、乾四朝約一世紀。十冊中無梁氏題字，其鑒藏印包括卷一前副頁周厚題識後「蕉林書屋」、每冊首頁「蕉林秘玩」、末頁「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及卷十後副頁袁褧跋後「棠邨梁氏」等。

清中期嘉慶初，佛利爾本為陳崇本（乾隆四十年進士，1775）購藏，於卷十袁褧跋後記（見彩圖1b）：

> 嘉慶二年丁巳（1797）之楚江學使任道，經正定過梁氏秋碧堂，獲此祖本。

下鈐「陳崇本印」、「伯恭」及「萊軒祕笈之印」。另於卷一前副頁及卷十後副頁鈐花押，㉘卷十帖心末頁鈐「陳氏」及「崇本審定」印章。陳崇本收藏期間，曾以佛利爾本見示成親王永瑆（1752–1823），成親王觀後，於卷十後副頁陳崇本題字後跋（圖7）：

> 余昔在上書房，得見內府所藏宋太宗賜畢士安本，此本楮墨正與相似。嘉慶庚午（1810）四月七日商丘陳伯恭先生攜此本與賈似道重摹初拓本同見眎，蓋賈本從此本出無疑。則此本爲祖本無疑矣。賈本第十卷末撫刻屈角封，與此本朱印屈角封分寸、地位無銖黍差，則此本即似道藏本，又無疑矣。《古今法書苑》神仙注載：賈家有曲角封。《清河書畫舫》謂：屈角封大幾二寸，今此印以乾隆六年（1741）工部庫校準營造尺度之，僅一寸四分強，然非僞也。則宋三司尺，小於今工部尺一寸三分弱故也。若余所藏三山殿脩內司棗材本，去此遠矣。成親王記。

下鈐「成親王」及「詒晉齋印」。庚午即嘉慶十五年，去陳崇本初獲此本時已十三寒暑。跋中述及「宋太宗賜畢士安本」，為乾隆《欽定重刻淳化閣帖》母本，然此「畢士安本」已不存，近代學者如馬子雲、李潤桓亦指出乾隆藏「畢

㉘查與遼寧省博物館藏歐陽詢（557–641）〈仲尼夢奠帖〉所鈐兩枚花押相同，當屬陳崇本所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士安本」非文獻中（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述及的畢士安「淳化祖石刻」賜本。㉙另外，「賈似道重摹初拓本」，即傳世所謂陳繼儒（1558–1639）舊藏「宋拓淳化閣帖賈（相）刻本」，已證實為明萬曆十年（1582）後，好事者以潘允諒據佛利爾本翻刻的偽託本。㉚現無確據證明賈似道曾翻刻《閣帖》十卷，跋中述及賈似道「屈角封」，即「長」字印，㉛然因佛利爾本上的賈氏印章皆不可信，賈氏並未收藏佛利爾本，他曾否據其他《閣帖》版本翻刻，亦成疑問。

嘉慶至道光年間，有張玕題記，見於卷四後副頁：

生平所見閣帖，以此本爲最上。蓬池鴻雪主人張玕識，時道光壬午冬日。

壬午為道光二年（1822），當時佛利爾本十卷已傳至陳崇本之子，同年除夕，即為孟慶雲購得。佛利爾本卷十後副頁裱有六紙，是三段書於不同時期的題識，**後被裱於卷十成親王觀跋後。第一紙所記，為張玕生平簡述（圖8a）：**

張玕河南人，選拔得工部小京官，升額外主事，候補連捷，改庶常散館，用

㉙（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六，載《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73；馬子雲，〈談校故宮藏宋拓《淳化》、《絳帖》、《大觀》三帖〉，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總29期），頁100；李潤桓，〈宋本辨〉，《祕閣皇風》，頁68–70。

㉚日本平版印刷株式會社於1943年曾出版十卷本，由辻本史邑編撰。此即1986年飯島太千雄監製，東京西東書房刊行的《宋刻淳化閣帖》（筆者只見卷六至八）。筆者曾於「《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紀念研討會」（2002年12月17日）論文稿誤記此舊藏於日人辻本史邑的版本現藏北京故宮，去年被仲威先生傳抄於〈「閣帖」的宋代翻刻本與帖學研究〉，《〈淳化閣帖〉縱橫談——古墨新研》（上海：上海書店，2003），頁27。筆者已向北京故宮尹一梅女士查證該帖未為故宮入藏，該帖當尚在日本。恐再以訛傳訛，謹此更正及致歉。

㉛張丑（1577–1643）引吾丘衍（1272–1311）《閒居錄》曰：「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謂之屈角封（按：吾丘衍《閒居錄》原文「屈」字作「缺」），乃長字也。印大將及二寸，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前無此體，當是唐時所作（按：《閒居錄》原文「作」字作「造」）。載張丑，《清河書畫舫》卷四，《四庫全書》，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817，頁118。吾丘衍，《閒居錄》，《四庫全書》，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866，頁6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縣，任江西弋陽，歷官銅鼓營同知署知府，引疾歸。其服族兼山，以癸未（1823）進士，官江西令，調玉山。性嗜古帖書畫。

無款印。字跡異於他跋，然紙質與第二紙相似，同書於印花紙本，唯印花不同。若按時序排列，第二紙應與第一紙互調，第二紙記於道光二年（1822，見圖8a）：

棗木淳化祖本十冊全。道光壬午除夕，購於京師商丘陳伯恭先生之子香士明府，價六百金，共十卷，計壹百五十五葉。
銀錠紋前後五十七處。

無款印。推斷此或為孟慶雲所書。全十卷每卷首頁與末頁篆題下有孟慶雲藏印，如「孟氏南遷第二十四世雲之印」、「敬勝堂孟氏珍藏」、「孟慶雲印」及「孟氏珍藏」等。孟慶雲與楊重雅（道光二十一年進士，1841）曾纂修《德興縣志》十卷，有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傳世（圖9），[32]距道光二年（1822）跋半個世紀。孟慶雲活動於19世紀，約道光至同治年間。佛利爾本亦於此時繼陳崇本之子後傳至孟慶雲家。第二紙所記，當為購得時隨便書寫的記錄，故無印記。有論者曾記上海圖書館藏卷九「內有孟慶雲、潘允諒、梁清標等藏印」，似暗示孟慶雲早於潘允諒，為明代人，並不準確。另外有學者以第二紙題字為王存善所跋，[33]亦不當。

六紙的最後四紙，印有朱絲欄及「上海朵雲軒選製」小字，整段均出於王存善（？–1916）手筆，跋中所論頗有商榷，先抄錄於下，詳論於後（圖8b）：

此本首卷有四字與別本異，惟與內府重刻賜畢士安本相同，成邸所以有楮墨相似之語。此祖本之一證。間有第幾卷、幾頁、刻工姓名，爲他本所無，此祖本之二證。棗木既裂，乃用銀錠。他本錠紋皆白線兩條，而字蹟筆畫仍完

[32]圖版取自《江西省德興縣志（一）》，《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二五九號》，據清孟慶雲修楊重雅纂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首、頁1、9。
[33]仲威，〈宋拓《淳化閣帖》卷九〉，《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前引書，頁279；李潤桓，〈宋本辨〉，《祕閣皇風》，頁78。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好。此本則凡錠紋皆全以墨拓，裂處則作白痕，字蹟皆損，其理甚足，此祖本之三證。至元時裝裱，故元、明人題識咸在。帖背前後面副頁，皆藏經紙，則有目共識，無煩贅言。己卯五月，存善記。（第三紙）

文休承言：生平所見《淳化》祖石拓本凡三。一爲袁尚之本，此即袁本。明人已有定論如此。

汪逵《淳化辨記》言：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此本皆然。又爲祖石之一證。

黃山谷言：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拓百本，用潘谷墨，光輝有餘，不甚黯黑。又多木橫裂紋。此拓當是親賢宅借拓百本中之一，故有裂紋及模糊處。（第四紙）

此冊面有鎮南王重陽大藏字，沈子封言是元時官號，又言非止元時裝褙，即帖套，亦與昔時所得元裝宋刻藏經無異。

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其裝褙必在嘉靖元年以前，不然袁尚之安得寫記於其上哉？袁尚之，名褧，即刻宋本六臣文選者，袁氏六俊之一。（第五紙）

第五卷	十四	張範
第八卷	七	王成
第七卷	十一	張範　誤裝第八卷内
第八卷	廿二頁	有第八卷三字
	廿四頁	有六、弓　兩半字
第九卷	十二頁	有李攸二字
第九卷	十	郭奇

是知當時各卷皆有記號，惜裝時裁去耳。（第六紙）

此十卷本王存善得於己卯五月（光緒五年，1879），[34]遞藏直至民國初年。王存善鈐印見於卷一前副頁，周厚題字下「不出戶庭」及「仁和王存善字子展所得圖籍金石之印」兩方（見圖1a）。

---

[34]有學者以為王存善記於乙卯五月，是咸豐五年（1855）。查考王存善生平，王氏曾輯《寄青霞館弈選》及《續編》各八卷，《續篇》刻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光緒二十五年（1899）廣東補用道王存善與香港輔政司駱克對香港新界與廣東省的界限進行勘定。1907–1908年接替楊士琦出任招商局總理。1909年被郵傳部委任爲會辦，專司稽核。1910年，任會辦兼總稽核。1912年在上海張圓召開的第二次股東常會上被選舉爲董事，1913年在上海張圓招商局股東常年大會上被繼續選舉爲董事，擔任此職至1915年，1916年病逝（參〈招商局人物誌〉，《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history/leader.htm，網頁於2003年修訂）。定卷十跋為王存善己卯（光緒五年，1879）所書較合理。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民國以後，此十卷本輾轉分別於1963或64年由上海圖書館（卷九）購於朵雲軒，及經由傅申老師於1980年從一位中年華人閨秀手中為美國佛利爾美術館（卷一至八、十）購入，兩館典藏此本至今。㉟

三、佛利爾本的特徵

（一）銀錠紋

佛利爾本的銀錠紋數目是眾多版本之冠，該本第一、第十卷封面，題銀錠總數為五十七處（彩圖10a–b），數目跟袁褧與王存善第十卷跋所記悉同。然再三查核原帖，銀錠紋數目該為六十五處，各卷封面題有該卷銀錠數目，其中卷一、四、五、八、九、十，共六卷封面所題與實數稍有出入，茲表列如下：

表一：銀錠紋數目比較表

卷次	封面所記	實際數目	銀錠紋形狀	
			窄腰	寬腰
一	3	4	3	1
二	3	3	3	0
三	2	2	2	0
四	12	13	8	5
五	7	8（其中一處只有半個）	7	1
六	3	3	3	0
七	5	5	4	1
八	8	9	6	3
九	7	9	6	2
十	7	9	8	1
總數	57	65	51	14

㉟馬成名，〈附：有關《淳化閣帖》點滴〉，《祕閣皇風》，頁200–201；傅申，〈得來全不費功夫——南宋初國子監本《淳化閣帖》入藏弗利爾美術館往事〉，《典藏》（古美術），2004年第1期（總136號），頁52–58。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佛利爾藏本銀錠真偽，卷八〈此郡帖〉首行「頓」字及第二行「復」字銀錠紋上刻有字畫（圖11a），並且卷九〈鵝還帖〉末行「差」字上補痕上的字畫亦完整（圖11b），㊱因此部份銀錠紋及補痕可能是模造而非真銀錠。另外，佛利爾本六十五處銀錠紋中的其中八處，與傳世上海博物館藏潘祖純跋本僅有的八處刻銀錠紋位置完全相同，而**形制稍異**。㊲這表明，兩種版本的銀錠，都是有根有據地以另一種版本仿作**及仿刻，但兩本所據並非同一版本**。

（二）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

佛利爾本是**唯一同時有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的宋拓《閣帖》版本，這些**小字散見於全十卷中。王存善跋〔見上文「二、佛利爾本流傳經過（三）清代至今」〕及李潤桓均有記載，惟均未詳列位置，且尚有需補遺者，現將卷號、刻工小名及位置等詳記於下表（下表簡稱「王跋」及「李〈宋本辨〉」）㊳：

表二：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位置

	帖次	帖名/內容(行數)	佛利爾本	文獻記載	圖版㊴
1.	1.10	東晉文孝王〈異暑帖〉(4)	頁次及刻工小名：第四行右方有「十二　趙世元」（倒裝，剪裱）	未載	圖12a
2.	2.30	王廙〈兩表〉(10)	卷號：第四行右有「第二卷」三半字（剪裱）	未載	
3.	2.34	郗愔〈至慶帖〉(6)	卷號：第五行右有「第二卷」三半字（剪裱）	未載	

㊱圖版引自《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前引書，頁249。

㊲潘祖純跋本的銀錠紋位置如下：卷四，〈靜思帖〉首行右方及第三、四行之間下半部分各刻銀錠紋一處（分別為半個及一個，圖2.1a）；卷七，〈謝光祿帖〉首二行之間刻有銀錠紋一處（圖2.1b）；卷八，〈得西問帖〉第二、三行之間刻有銀錠紋一處（圖2.1c）、〈採菊帖〉首行右方刻有銀錠紋一處（圖2.1d）；卷九，〈前告帖〉首行至第三行左方刻有銀錠紋一處（圖2.1e）；卷十，〈消息帖〉刻有銀錠紋一處，由首行左方向前帖末行伸展（圖2.1f）、〈江東帖〉刻有銀錠紋一處，由首行右方伸展至第二行（圖2.1g）。以上圖版可參何碧琪，〈傳本研究〉，《祕閣皇風》，頁17、37–40，圖2.1a–2.1g。

㊳王存善跋見佛利爾本卷十末後副頁（參圖8b），李潤桓先生所記見〈宋本辨〉，《祕閣皇風》，頁77。

㊴卷九圖版引自《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前引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帖次	帖名/內容(行數)	佛利爾本	文獻記載	圖版
4.	3.30	謝發〈晉安帖〉(7)	卷號：第一行右方有「第一卷」（倒裝，剪裱）	未載	
5.	4.24	柳公權〈聖慈帖〉(6)	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第五行右方有「第四卷　六　張通」小字（剪裱）	「第四卷　六　張通」（李〈宋本辨〉，頁77）	圖12b
6.	卷四	篆題(3)	刻工小名：第三行左方有「郭奇」二半字（剪裱）	未載	
7.	5.12	何氏書〈投老帖〉(14)	卷號、頁數及刻工小名：第七行右方有「第五卷　十四　張範」小字（剪裱）	「第五卷　十四　張範」（王跋、李〈宋本辨〉，頁77）	圖12c
8.	5.12	何氏書〈投老帖〉(14)	卷號：第十三行右方有「第五卷」（剪裱）	未載	
9.	6.51	王羲之〈司州帖〉(6)	卷號：首行右方有「第六卷」三半字	未載	
10.	6.58	王羲之〈適重熙書帖〉(8)	卷號：第二行右方有「第六卷」三半字	「第六卷　三半字」（王跋），另「桓按：〈適重熙書帖〉第一、二行之間」（李〈宋本辨〉，頁77）	
11.	7.31	王羲之〈賢室帖〉(6)	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首行右方有「第一卷　十　郭□」	未載	
12.	8.28	王羲之〈丘令帖〉(4)	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第二至三行之間有「第八卷　七　王成」小字（剪裱）	「第八卷　七　王成」（王跋、李〈宋本辨〉，頁77）	圖12d
13.	8.32	王羲之〈昨故遣書帖〉(7)	刻工小名：第五行「知能」右方有「張通」兩半字（剪裱）	未載	
14.	8.41	王羲之〈尊夫人帖〉(3)	卷號：首行上方有「第八卷」小字（近帖上方）	未載	
15.	8.43	王羲之〈雨快帖〉(7)	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首行右方有「第七卷　十一　張□」	「第七卷　十一　張範　誤裝第八卷內」（王跋、李〈宋本辨〉，頁77）	
16.	8.43	王羲之〈雨快帖〉(7)	卷號：第四行「雲」右方有「第八卷」（剪裱）	「第八卷　廿二頁有第八卷三字」（王跋、李〈宋本辨〉，頁77）	

臺北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帖次	帖名/內容(行數)	佛利爾本	文獻記載	圖版
17.	8.45	王羲之〈適欲熙書帖〉(5)	頁次及刻工小名：第二行右下方「六　張」兩半小字（剪裱）	「（第八卷）　廿四頁　有六、張兩半字」（王跋、李〈宋本辨〉，頁77）	
18.	8.46	王羲之〈此郡帖〉(8)	頁次(?)：第二行首「諸」左上有「四」小字（近帖上方，剪裱）	未載	見圖11a左上角
19.	9.10	王獻之〈思戀（觸事）帖〉(6)	卷號：第二行右刻「第九卷」小字（剪裱）	未載	
20.	9.11	王獻之〈節過歲終帖〉(8)	卷號：第三行下方帖緣處有「第九卷」三半字（剪裱）	未載	
21.	9.12	王獻之〈願餘帖〉(3)	卷號：首行「上」字右方「卷」字倒裝（剪裱）	未載	
22.	9.12	王獻之〈願餘帖〉(3)	卷號及刻工小名：第三行右方有「第九卷　□　張通」（剪裱）	未載	
23.	9.15	王獻之〈思戀帖（無往）帖〉(5)	卷號及刻工小名：第三行右方有「第八卷　李攸」小字（剪裱）	未載	
24.	9.17	王獻之〈衛軍帖〉(5)	刻工小名：第二行右方刻「第九卷(?)　十　郭奇」（剪裱）	「第九卷　十　郭奇」（王跋、李〈宋本辨〉，頁77）	圖12e
25.	9.26	王獻之〈發吳興帖〉(11)	刻工小名：第六行右方刻有「張通」小字（剪裱）	未載	
26.	9.27	王獻之〈廿九日帖〉(3)	卷號：第一、二行下方帖緣處橫臥「第九卷」小字（剪裱）	未載	
27.	9.36	王獻之〈欝欝帖〉(4)	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首行右有「第九卷　十四　李攸張通」（李攸、張通各兩半字，剪裱）	「第九卷　十二頁有李攸二字」（王跋），另「桓按：應為十四，李攸二字與張通二半字」（李〈宋本辨〉，頁77）	圖12f
28.	10.2	王獻之〈疾不退帖〉(5)	卷號：第三行右上方近帖緣處有「卷」半字	未載	
29.	10.17	王獻之〈散情帖〉(5)	卷號及刻工小名：第二行右方有「第十　王成」（剪裱）	未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校勘結果發現，全十卷的刻工小名及卷號均有剪裱痕跡，當中的刻工小名，全十卷出現共約十五次，除部份人名只存半字，未能辨識外，出現次序為趙世元（卷一，一次）、張通（卷四、八、九，共五次）、郭奇（卷四及卷九，共兩次）、張範（卷五及卷八，共兩次）、王成（卷八及卷十，共兩次）、李攸（卷九，兩次）六位，除趙世元及張範外，其餘四位已為汪慶正、顧音海及許全勝查證為南宋初紹興（1131–1162）刻書良工。據周密《齊東野語》卷六〈御府臨六朝羲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條有「趙世元鈎摹者」，可知趙氏是南宋內府法帖鈎摹良工。㊵類似的刻工小名，見於《大觀帖》，刻工版號小字多在帖上極邊處，翁方綱（1733–1818）於帖上記曰：

> 鍾繇書五帖三十三行……（宣示帖）顧汝和云「度其」字右邊，大觀帖有「臣張長吉臣張仲文」小字一行，此重摹諸本所無，今此裝冊在鍾帖第二接紙極邊，此一行小字宛然，非細審莫辨。㊶

《大觀帖》的卷號人名小字都可見於原帖邊緣（圖13），㊷然佛利爾本卻全是剪裝。由於剪裝部分與原帖墨色稍異，現存的佛利爾本十卷，可能是當時書坊根據南宋普遍通行或受推重的版本仿造，這種版本是有卷號及刻工小名的《閣帖》版本。如果佛利爾本是北宋《淳化閣帖》原石（或木）拓出，斷不會被改裝成南宋的版本，故佛利爾本實非《閣帖》祖本，亦非國子監本初拓。佛利爾本的刻工小名及卷號如非經過剪裱，其上沒有跟潘祖純跋本位置相同的八處銀錠紋，事實上，汪慶正以此作為國子監本的特徵，實在甚有見地，並且刻工小

㊵汪慶正，〈善本考〉，載《最善本》，頁22–47；許全勝，〈關於南宋紹興國子監本《閣帖》跋〉及顧音海，〈國子監本《閣帖》的刻工問題〉，載《論文稿》，頁53–58及59–63。後者修訂為〈《淳化閣帖》的刻工問題〉，載《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十期（2005年12月），頁47-53。感謝顧音海先生賜寄論文。關於趙世元，周密尚有〈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條，均見於《齊東野語》卷六（台北：廣文書局，1969），頁83–85。

㊶北京故宮博物院李宗瀚舊藏卷二前副頁題字，圖版見於《中國書法全集・3宋〈大觀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57，所述及人名小字見於頁66。

㊷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李宗瀚舊藏卷四徐崳之〈餘寒帖〉首行右方，圖版引自《中國書法全集・3宋〈大觀帖〉》，前引書，頁102。《大觀帖》上其他版號仍多，可見於北京故宮藏楊氏海源閣宋拓本卷八，參《中國書法全集・3宋〈大觀帖〉》，頁239、242、245、261。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名一直是研究佛利爾本（或舊稱潘允諒藏本）的學者所忽略的。佛利爾本中剪裱的刻工小名及卷號，位置及字形大小**接近於《大觀帖》的格式（見圖13）**，上方刻卷號，下方為人名。《大觀帖》刻成於大觀三年（1109），距紹興中（約1145前後）不過三十多年，佛利爾本現存的卷號及刻工小名均屬北宋至南宋期間的樣式。回應王存善跋語定佛利爾本為祖本的四項證明，首先乾隆藏畢士安本已證實非文獻述及的原拓祖本，不能以此本與佛利爾本「楮墨相似」作**為鑑定佛本為祖本的論據；第二，佛利爾本上的卷號、頁次及刻工小名，屬南**宋國子監本特徵；第三，從卷八〈此郡帖〉（見圖11a）發現銀錠上字畫原好的例子，並且將佛利爾本與潘祖純跋本比對，知兩本其中八個銀錠位置相同而形制不同，可見兩本銀錠均據他本仿造及仿刻，以上兩項均反而證明了佛利爾本非祖本。最後，王存善引汪逵《淳化辨記》語亦以卷數、人名刻於旁等為祖本的證據，惜佛利爾本中的刻工小名等均為剪裱重裝，其非祖本，當無異議。王存善引沈子封謂「鎮南王重陽大藏」是元時官號（見**彩圖10c），尚待考查。但**從袁褧卷一及卷十嘉靖元年（1522）題**識均直接周厚至正二十五年（1365）題**識**看來（見圖1a、彩圖1b），筆者同意今見裝式必成於1365年以前。**㊸

四、佛利爾本的拓印年代

關於佛利爾本的年代，佛利爾本為木刻《閣帖》，經**摺裝，藏經紙裱，拓**印時間下限當不越南宋，原因是佛利爾本是以一種版本，裝裱時加入南宋時為人所重的某種版本特徵偽託而成，這「某種版本」後人稱為「國子監本」。此名最先見於曹士冕（活躍於13世紀中）《法帖譜系》〈紹興國子監本〉條：

>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實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匾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欀痕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㊹

㊸馬成名，〈附：有關《淳化閣帖》點滴〉，《祕閣皇風》，頁200。

㊹曹士冕，《法帖譜系》，載《四庫全書》，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682，頁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獻中除述及當時曹氏所見的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因銀錠紋非國子監本獨有，故《法帖譜系》實際並無具體提及國子監本的特徵。比《法帖譜系》成書稍早的曾宏父《石刻鋪敘》亦未述及「國子監本」，後人輾轉引述，均出自曹士冕一文。[45]假如明代以後好事者依曹氏文字做假，可能會採用較直接的方法，例如明代廣泛流傳的偽王著本，刻「臣王著模」四字於卷一首頁。因此，筆者認為現存已剪裱刻工小名等小字的佛利爾本，至少出現於曹士冕《法帖譜系》成書前，約1245年以前，大約紹興中（約1145前後）至1245之間的一百年，當時「國子監本」之名稱並未被廣泛使用。

佛利爾本的拓印時間，大概亦不早於南宋初。因為北宋結束時，大量文物、典籍散失，而現傳北宋古籍善本鳳毛麟角。因此，當時坊間以北宋舊拓偽託為南宋國子監本的機會不高。加上由於佛利爾本及潘祖純跋本的銀錠紋都是根據另外的版本（很可能是《閣帖》原刻而拓製時間不同的拓本，因為佛、潘兩本有八處銀錠紋位置完全相同）仿作及仿刻，故以銀錠數目推定，佛本所據的本子有六十五處，年代較晚，潘本所據的本子只有八處，年代較早。而且佛利爾本版面損毀嚴重，是以舊版拓成，如王羲之卷七〈省飛白帖〉上的剝蝕紋由上而下左至右貫穿全帖（圖14），另外〈七十帖〉首行等亦有剝蝕紋。故推論佛利爾本是南宋初年書坊於舊版上加製部分銀錠，拓印後剪裝上卷號、刻工小名的《閣帖》版本。佛利爾本的性質接近於曹士冕《法帖譜系》述及的「蟬翼本」，但佛利爾本墨色頗濃而字畫清晰，年代當比此類「蟬翼本」早。

---

[45]其他引自曹士冕之著錄如包括（傳）陶宗儀，《說郛》卷八十九上，載《四庫全書》，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881，頁147；王澍，《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四庫全書》，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684，頁617；孫岳頒等編撰，《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九，《四庫全書》，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823，頁78；倪濤編：《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四，載《四庫全書》，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833，頁69；王壯弘，〈宋淳化閣帖〉，《帖學舉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10等，均引自曹氏《法帖譜系》。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五、佛利爾本與潘祖純跋本的關係

有論者認為潘祖純跋本屬佛利爾本系統，另外有謂潘祖純跋本是傳世較佳的修繕本，因其「刊刻傳拓皆精細無比，又對《閣帖》原本的刊刻失誤有所更正，且筆法墨趣突現，較符合現代人的審美眼光……。」㊻兩位論者未有對以上觀點作詳細論析。上海博物館藏潘祖純跋本與北京故宮藏懋勤殿本出於同一石，後者年代較早，尹一梅女士〈故宮藏懋勤殿本《閣帖》研究〉等論文已作詳細論述。㊼從銀錠位置、筆意的保存及摹刻嚴謹程度等方面觀察，潘祖純跋本是忠於母本的一套十卷完整《閣帖》翻刻本。關於修繕本之說，宋以後晉唐墨蹟、摹本或善拓幾近絕跡，文獻有載宋以前的《昇元帖》及《保大帖》未見有傳；北宋的《潭帖》、《戲魚堂帖》等至明代亦失傳或缺半；現存的《絳帖》與《鼎帖》，多配補失佚，且摹拓皆遜於《閣帖》；《寶晉齋法帖》主要是二王及米芾書跡，《澄清堂帖》幾乎只存王羲之書。㊽假如潘祖純跋本為後世翻刻本，《閣帖》內容豐富，當中包括卷一歷代帝王書、卷二至四歷代名臣書、卷五諸家古法帖、卷六至八晉王羲之書、卷九至十晉王獻之書，共四百多帖，宋以後實難有善本可據修繕。在法帖收藏的歷史中，能搜集上述法帖的宋拓善本最多者，似乎只有明末清初的孫承澤（1592–1676）、清代的梁清標、李宗瀚（1770–1832）等收藏家，可是從著錄、文人題跋、文集等文獻資料，未見有載翻刻《閣帖》修繕本。而傳世為人所知的翻刻本，如明代顧氏玉泓館本及潘氏五石山房本，不過依據仿國子監本翻刻。顧從義曾校勘不同《閣帖》版本，亦只能修正部份字畫，無法把年代較晚的翻刻本提升至年代與質量接近原拓祖本的品質。故此對潘祖純跋本為後世修繕本之判斷，筆者認為是過於輕率。

㊻汪慶正，〈善本考〉，《最善本》，頁47；仲威，〈《閣帖》的著名傳世善本〉，《〈淳化閣帖〉縱橫談——古墨新研》，前引書，頁72。

㊼懋勤殿本與潘祖純跋本特徵及比較可參尹一梅，〈故宮藏懋勤殿本《閣帖》研究〉；李潤桓，〈宋本辨〉；何碧琪，〈傳世研究〉，《祕閣皇風》，頁101–112；65–100；12–63。

㊽關於各帖存目，可參容庚，《叢帖目》（一），前引書。圖版可參《中國法帖全集．3宋〈大觀帖〉》、《中國法帖全集．10宋〈澄清堂帖〉宋〈英光堂帖〉》、《中國法帖全集．11宋〈寶晉齋法帖〉》及《中國法帖全集．16單帖冊》（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與年代可靠的四種宋代刻帖校勘

為深入了解佛利爾本及潘祖純跋本的年代及關係，以下將傳世年代已被確認，並且帖目與《閣帖》有相同的四種宋帖，即《十七帖》（宋拓）、《大觀帖》（1109）、《寶晉齋法帖》（1269）及《澄清堂帖》（南宋拓），跟佛利爾本及潘祖純跋本作逐行逐字校勘，以了解潘祖純跋本及佛利爾本的年代先後、優劣及承傳關係。綜合比較所得，列於下表：

表三：佛利爾本、潘祖純跋本、《十七帖》、《大觀帖》、《寶晉齋法帖》及《澄清堂帖》比較[49]

	閣帖卷次	帖目	佛利爾本	潘祖純跋本（上海博物館藏原拓）	十七帖（上海圖書館藏原拓）	大觀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原拓）	寶晉齋法帖（上海圖書館藏原拓）	澄清堂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原拓）
1.	一	唐太宗〈所疾帖〉	缺首字「卿」字（圖15a）	存首字「卿」字（圖15c）[50]	無此帖	已佚失	無此帖	無此帖
2.	二	張芝〈冠軍帖〉	末二行作「不可」（圖16a）	末二行作「不可」（圖16b）	無此帖	末行「不可」二字更正為「處」字（圖16c）	無此帖	無此帖
3.	二	王導〈改朔帖〉	首行「導」及末「王導」款，末款摹失（圖17a）	首行「導」及末「王導」款完整（圖17b）	無此帖	首行「導」完整，但有別於潘祖純跋本；末「王導」款字摹失（圖17c）	無此帖	無此帖
4.	二	衛恒〈一日帖〉	標題作「晉黃門郎衛**恒**書」（圖18a）	標題作「晉黃門郎衛**恒**書」（圖18b）	無此帖	標題作「晉黃門郎衛**常**書」（圖18c）	無此帖	無此帖

[49]除《寶晉齋法帖》取自北京中華書局1962出版外，其餘均取自2002年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法帖全集．3宋〈大觀帖〉》、《中國法帖全集．10宋〈澄清堂帖〉宋〈英光堂帖〉》及《中國法帖全集．16單帖冊》，前引書。

[50]本文所引用之潘祖純跋本圖版，承蒙上海博物館同意，由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林業強教授拍攝作為「宋拓《淳化閣帖》研究」之用，並幸獲上海博物館允許使用，特此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閣帖卷次	帖目	佛利爾本	潘祖純跋本（上海博物館藏原拓）	十七帖（上海圖書館藏原拓）	大觀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原拓）	寶晉齋法帖（上海圖書館藏原拓）	澄清堂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原拓）
5.	三	劉瓌之〈感閏帖〉	第二行「頓首」後缺「秋」字（圖19a）	第二行「頓首」後存「秋」字（圖19c）	無此帖	已佚失	無此帖	無此帖
6.	四	虞世南〈大運帖／永興帖〉	第五行「玄」字末畫有點（圖20a）	第五行「玄」字末畫有點（圖20b）	無此帖	「成箅」下「玄」字缺末點（圖20c）	無此帖	無此帖
7.	四	虞世南〈鄭長官帖〉	第二行「恒」字末畫不缺筆（圖21a）	第二行「恒」字末畫不缺筆（圖21b）	無此帖	第二行「恒」字缺末橫畫（圖21c）	無此帖	無此帖
8.	六	王羲之〈旃罽帖〉（首二行）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圖22a）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圖22b）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圖22c）	已佚失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圖22d）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圖22e）
9.	七	王羲之〈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	分作二帖作：1.〈龍保帖〉「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共二行）2.〈離不可居帖〉「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共二行）（圖23a）	分作二帖作：1.〈龍保帖〉「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共二行）2.〈離不可居帖〉「**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共三行）（圖23b）	分作二帖：1.〈龍保帖〉「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耳至為簡隔／也**」（共三行）2.〈知足下帖〉「**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共三行）（圖23c）	合為一帖作「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共三行）（圖23d）	分作二帖：1.〈龍保帖〉「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耳至為簡隔／也**」（共三行）2.〈知足下帖〉「**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共三行）（圖23e）	分作二帖作：1.〈龍保帖〉「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共二行）2.〈知足下帖〉「**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共三行）（圖23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閣帖卷次	帖目	佛利爾本	潘祖純跋本（上海博物館藏原拓）	十七帖（上海圖書館藏原拓）	大觀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原拓）	寶晉齋法帖（上海圖書館藏原拓）	澄清堂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原拓）
10.	七	王羲之〈朱處仁帖〉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共三行）（圖24a）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共三行）（圖24b）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共三行）（圖24c）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共三行）（圖24d）	「朱處仁往今所其／不因足信今答／可令必遂不取答下書達」（共三行）（圖24e）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取足信遂不因今答／下答其必書可令達」（共三行）（圖24f）
11.	七	王羲之〈愛為上帖〉	「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念違」（只存二行版本）（圖25a）	「**吾服食久大年可猶為劣劣之可都／比為復時下保足**／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圖25b (2)〕（共三行）「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念違」（共二行）〔圖25b (1)〕	「**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可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共三行）（圖25c）	「**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可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共三行）（圖25d）	「**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可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共三行）（圖25e）	作〈知君帖〉第二行，只存「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共一行）（圖25f）

1.避諱

以此兩種《閣帖》與《十七帖》、《大觀帖》、《寶晉齋法帖》及《澄清堂帖》比較，可知以上五種刻帖自成體系，無跡象顯示潘祖純跋本是根據以上四種刻帖修繕。從上表及圖版可見，第一，2. 卷二張芝〈冠軍帖〉，佛利爾本與潘祖純跋本作「不可」，《大觀帖》作「處」（圖16a–c）。第二，《大觀帖》「恒」字，因宋真宗趙氏名恒（998–1022在位），故以缺筆及改字避諱，4. 卷二衛恒書〈一日帖〉標題改作「衛常」（圖18a–c），7. 卷四虞世南〈鄭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長官帖〉第二行「恒」字缺末筆（圖21a–c）。[51]第三，6. 卷四〈大運帖〉第五行「玄」字，屬《閣帖》系統的末畫皆有點，而《大觀帖》則因刻於大觀三年（1109），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附會趙氏始祖名玄朗，故刻《大觀帖》時「玄」字須缺筆避諱（圖20c），[52]《淳化閣帖》刻於此前，即淳化三年（992），故《閣帖》的佛利爾本、潘祖純跋本（以至後來的翻刻《閣帖》如明刻肅府本等），「恒」及「玄」兩字皆不缺筆或改字。以上三種特徵是《大觀帖》刻成以來的印記，與其誕生時代有關，是異於《閣帖》及其他法帖而自成系統的特徵。

2.帖文及斷行特徵

五種法帖發展成獨立系統，亦可見於《閣帖》、《十七帖》、《大觀帖》、《寶晉齋法帖》及《澄清堂帖》的共有帖目之帖文及斷行（行款）比較。首先是帖文排版的修訂問題。8.《閣帖》卷六〈旃罽帖〉，首行「藥」字及次行「是」字原是插字，兩本《閣帖》已移入正文（圖22a–b），《十七帖》及《寶晉齋法帖》保留插字，《大觀帖》已佚失，惟《澄清堂帖》只有「藥」字未移入正文（圖22c–e）。9. 卷七〈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十七帖》分作〈龍保帖〉（第三帖）及〈知足下帖〉（第七帖），而且於〈龍保帖〉「甚遲見」後少「之」字，而多「卿舅可耳至為簡隔／也」一句（圖23c），《寶晉齋法帖》同**此（圖23e）。潘祖純跋本雖與《大觀帖》文字及字數相同，**但前者分作二帖，後者合成一帖（圖23b、d）。《澄清堂帖》內〈龍保帖〉與《閣帖》帖文相同，惟「知足下行至吳念違」下「離」字未起新行，斷行與《閣帖》有異。

---

[51]翁方綱題曰：「衛常書一帖二行至大觀時改寫作常也。恒是宋真宗諱，故淳化時未避此字。第四卷虞帖恒字闕末筆同此。」見《中國法帖全集．3宋〈大觀帖〉》，前引書，頁57。另參王彥坤：〈245.恒〉（四），《歷代避諱字匯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頁149–152。

[52]翁方綱題「永興帖成筭下一字闕筆，是宋初追封之祧廟諱也，箬林（王澍，1668–1743）不知而以為藝祖小字，則誤矣。」見《中國法帖全集．3宋〈大觀帖〉》，前引書，頁89。另參王彥坤：〈766.玄〉，《歷代避諱字匯典》，前引書，頁508–5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帖文次序

帖文排列方面，表三9.至11. 比較諸帖於各種法帖的次序，見下表：

表四：表三9.至11. 在各種叢帖中的次序及行數比對

	佛利爾本	潘祖純跋本	十七帖	大觀帖	寶晉齋法帖	澄清堂帖
1.	7.50〈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4)*	7.50〈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5)	3〈龍保帖〉(3) 7〈知足下帖〉(3)	7.46–47〈龍保帖及離不帖可居帖〉(3)	4.03〈龍保帖〉(3) 4.07〈離不可居帖〉(3)	5.14–15〈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3)
2.	7.51〈清晏帖〉(4)	7.51〈清晏帖〉(4)	28〈清晏帖〉(4)	7.48〈清晏帖〉(3)	4.28〈清晏帖〉(4)	5.16〈清晏帖〉(4)
3.	7.52〈朱處仁帖〉(3)	7.52〈朱處仁帖〉(3)	10〈朱處仁帖〉(3)	7.49〈朱處仁帖〉(3)	4.11〈朱處仁帖〉(3)	5.17〈朱處仁帖〉(3)
4.	缺 缺	7.53〈吾服食久帖〉(2) 7.54〈愛為上帖〉(1)	6〈服食帖〉(3)	7.50〈吾服食久帖〉(2)及〈愛為上帖〉(1)	4.06〈吾服食久帖〉(2)及〈愛為上帖〉(1)	缺 2.17〈知君帖〉第二行
5.	7.54〈愛為上帖〉(2)	7.57〈愛為上帖〉(2)	缺	缺	缺	缺

*凡例：「7.50」為帖次；「〈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為帖名，「(4)」為該帖行數。

〈龍保帖〉至〈愛為上帖〉為《閣帖》卷七最末數帖，只有《大觀帖》的次序與《閣帖》接近，這是因為《大觀》是在《閣帖》的基礎上重刻。《十七帖》中，〈龍保帖〉至〈服食帖〉（此帖即《閣帖》〈吾服食久帖〉及〈愛為上帖〉）非順《閣帖》的次序排列，然與《寶晉齋法帖》次序非常接近，從表三8.（圖22c、d）、9.（圖23c、e）、10.（圖24c、e）及11.（圖25c、e）的帖文、斷行及帖次的相同特徵可知，《十七帖》與《寶晉齋法帖》有傳承關係。《澄清堂帖》的〈龍保帖〉至〈朱處仁帖〉帖次排序與《閣帖》相同，但〈愛為上帖〉被置於卷二〈知君帖〉第二行，可見《澄清堂帖》與其他法帖的關係不密切，或可理解為其所據的母本來源不止一種。

4.小結：潘祖純跋本非修繕本，年代早於佛利爾本

上述五種法帖，惟有佛利爾本與潘祖純跋本在所存帖文、斷行、帖次非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近，可見兩種版本同屬《閣帖》系統。除了表三2.、4.、6.、7.、8.兩本特徵相同外，卷六〈鯉魚帖〉第二行首「敬」字因避諱缺末筆（圖27a–c），存此帖的《澄清堂帖》則無缺筆。[53]表四5.只有潘祖純跋本與佛利爾本存兩行版本的〈愛為上帖〉（「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念違」），其餘的宋代刻帖都是三行版本，把首行的〈愛為上帖〉置於〈吾服食久帖〉兩行後，而「知足下行至吳念違」一句作〈知足下帖〉的首句（見表三9.《十七帖》、《寶晉齋法帖》及《澄清堂帖》），或如《大觀帖》，跟〈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連成一帖。潘祖純跋本與佛利爾本的9.〈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斷行及字畫接近，並同作二帖。整體而言，兩本相異之處只在於佛利爾本比潘祖純跋本較多缺帖、缺行、缺字及缺畫〔以下「（二）潘祖純跋本與佛利爾本對校」再詳述〕。由此可知，潘祖純跋本在翻刻過程中較少缺失，且**唯獨潘本卷一唐太宗**〈所疾帖〉存「卿」字、卷三劉瓌之〈感閏帖〉存「秋」字等。由於無證據顯示潘祖純跋本是據他本修繕，總結以上比較，潘祖純跋本的年代確實比佛利爾本早。

值得留意的是，《十七帖》、《大觀帖》及《寶晉齋法帖》三種宋帖均存有「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可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的〈吾服食久帖〉及〈愛為上帖〉相連的三行版本（表三11.及表四4.），在南宋刻的《澄清堂帖》內已不存，佛利爾本及其他《閣帖》翻刻本均缺三行版本而只存二行版本。《大觀帖》只存三行版本，其刊刻年代明確是北宋大觀三年（1109），是在**《閣帖》的基礎上修訂摹刻的，潘祖純跋本則兩種版本並**存。在《閣帖》中類似的一帖兩刻的情況並不罕見，**如〈敬祖帖〉、〈謝生**帖〉、〈安西帖〉、〈思戀帖〉等六帖便在十卷中兩度出現，其中〈安西帖〉及〈思戀帖〉，與〈愛為上帖〉在潘祖純跋本的情況相若，均見於同一卷中，

---

[53]「敬」字缺筆乃避宋太祖趙匡胤諱，「祖追尊翼祖簡恭皇帝名敬」。參王彥坤編，〈332.敬〉，《歷代避諱字匯典》，前引書，頁235。《閣帖》「敬」字避諱缺筆，而《澄清堂帖》「敬」字不缺捺筆，此與翁方綱〈跋《澄清堂殘帖》〉以卷前標題、文法、字法近於南宋坊賈刻書體勢，定澄清堂為南宋賣書鋪坊所刻之說吻合。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二十八，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三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冊421，頁1143–1146。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而帖文字數稍異。[54]根據陶喻之校考所得，這六種重複出現的刻帖，其中〈思戀帖〉、〈冠軍帖〉、〈鄱陽帖〉及〈敬祖帖〉在摹刻《大觀帖》時刪去其中一帖，[55]因此有理由相信，《閣帖》的〈愛為上帖〉最原本是三行版本及二行版本並行，至刻《大觀帖》時，因二行版本的第二行已包括在〈離不可居帖〉（或稱〈知足下帖〉）首行（見圖23b、d），故只擇取現時的三行版本。因此筆者認為潘祖純跋本並存〈愛為上帖〉三行版本及二行版本的唯一原因，是其刻拓於接近《閣帖》初刻（淳化三年，992）的北宋時代。佛利爾本及明代以後的《閣帖》翻刻本不存三行版本的〈愛為上帖〉，顯然是輾轉翻刻佚失所致。潘祖純跋本年代較佛利爾本早並逼真《閣帖》初拓祖本，至此是愈辨愈明了。以上透過刻帖本身帖文、斷行、缺帖、缺字、缺畫、避諱字畫等可具體比較的因素而判斷，而非以印章、題跋等旁證，或印象式的刊刻風格、字畫肥瘦、紙墨高古等抽象理念而論。從以上論據可知，潘祖純跋本非修繕本，亦不屬於佛利爾本的系統，已毋庸置疑了。

（二）潘祖純跋本與佛利爾本對校

1.存帖數目及裝裱

事實上，從帖數、裝裱觀察，佛利爾本亦不比潘祖純跋本嚴謹。並且佛利爾本缺帖較多，以帖文行數而言，潘祖純跋本至少比傳世諸本多存三行二字（參表三1.、5.、9.、11.）。佛利爾本較多缺行，如卷一篆題末行，卷二晉司徒王珉〈欲出帖〉缺第四行至七行，即「待臨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檄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敬報」。卷九〈想彼帖〉首行末「諸」字缺半及「女」字全缺（圖26）。潘祖純跋本則無缺。佛利爾本誤裝極多，致帖次紊亂，包括卷二王廙書〈廿四日帖〉首三行錯置於〈兩表〉第三行後。卷三3.18索靖〈皐陶帖〉第二行後誤裝3.29卞壼〈敕書帖〉末行至3.32羊欣〈暮春帖〉第三行。後接回3.20劉穆之〈推遷帖〉末行至3.29卞壼〈敕書帖〉第六行。於此返回接3.18索靖〈皐陶帖〉第三行至3.20劉穆之〈推遷帖〉六行，下續接3.32羊欣〈暮春帖〉第四至八行。卷六情況相類，6.26〈散勢帖〉首行後錯接

[54]陶喻之，〈由「一帖兩刻」論《閣帖》稿本說〉，《祕閣皇風》，頁140。
[55]同上註，頁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40〈虞休帖〉至6.44〈敬豫帖〉，下接6.31〈奉告帖〉第三至四行，及至6.39〈極寒帖〉，返回接6.26〈散勢帖〉第二行至四行至6.31〈奉告帖〉首二行，續接6.45〈清和帖〉五行至6.59〈二謝帖〉。以上均是誤裝及散失所致。另外佛利爾本缺卷七〈離不可居帖〉首句「知足下行至吳念違」（表三9.）及缺〈愛為上帖〉三行版本（表三11.，圖25a–b），前後並無剪裱痕跡，可見上述部份在佛利爾本所據母本已不存，潘祖純跋本甚至比佛利爾本的母本更為完整。潘祖純跋本除卷七〈愛為上帖〉兩行有**誤裝外**，[56]其餘帖次無誤，全十卷無缺帖。如前已述及，潘祖純跋本上的八處摹刻銀錠，位置同於佛利爾本六十五處的其中八處。因為潘祖純跋本與佛利爾本的關係實際只繫於銀錠紋的位置（且兩本之銀錠紋形狀稍異），而非版本本身，縱使潘祖純跋本較早，佛利爾本亦不屬於潘祖純跋本的系統。在《閣帖》研究所作的普查中，至今亦未見有根據潘祖純跋本翻刻的版本流傳。

2.版面格式的一致性及帖文的完整性

單就佛利爾本與潘祖純跋本作詳校，發現更多潘祖純跋本比佛利爾本更接近《閣帖》初拓原貌的證據。表三1. 卷一唐太宗〈所疾帖〉，傳世**唯潘祖純跋本（及同一石出的懋勤殿本）首字存「卿」字（圖15b–c），表三5.卷三劉瓌之**〈感閏帖〉第二行「頓首」後存「秋」字（圖19b–c），佛利爾本及明代翻刻肅府本等皆缺（見圖19a、d–f）。**自宋至今不少學者詬病《淳化閣帖》講求版**面整齊，不惜更動行款、影響行氣而改動版面，如表三10.卷七〈朱處仁帖〉，《十七帖》第二行「答」字是加插字（見圖24a–f），《閣帖》則已移入正文，另8.卷六〈旃罽帖〉的「藥」字及「是」字亦然（圖22 a–e）。[57]此外，《澄清堂帖》卷一〈鯉魚帖〉「羲之白」頂格刻，後起新一行低兩個字位刻「送此鯉魚征與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圖27c），[58]《閣帖》內的〈鯉魚帖〉帖文已

---

[56]懋勤殿本中〈愛為上帖〉是一帖兩刻，在卷七出現兩次，首次見於7.52〈朱處仁帖〉後，第二次是7.56〈七十帖〉第三、四行之間，潘祖純跋本第二帖則裱於7.56〈七十帖〉之後。

[57]此類改動仍多，關於《十七帖》與《淳化閣帖》的比較，可參林業強，〈附表：《十七帖》及《淳化閣帖》帖文排列異同對照表〉，〈《十七帖》與《淳化閣帖》〉，《祕閣皇風》，頁170–171。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被重組成兩行（圖27a）。綜觀《閣帖》四百多帖，**共二千二百多行，除列書**家朝代、職銜的標題及每卷卷末篆題外，帖文均頂格摹刻，何以在佛利爾本及明以後翻刻本上，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頂格留空，破壞了該版面及全十卷以整齊為審美要求的一致性？而卷一是歷代帝王書，《閣帖》又是奉旨摹刻，出現這特殊情況，豈合情理？表三5. 卷三劉瓌之〈感閏帖〉第二行「頓首」後缺「秋」字亦豈不叫人生疑？潘祖純跋本為以上難題通通提供了答案，它分別保留了卷一〈所疾帖〉首「卿」字及卷三〈感閏帖〉的「秋」字，這正貫徹了全十卷整齊的統一性。可見，其他傳世版本均是因為所據母本「卿」字和「秋」字已殘缺以致留空，而非《閣帖》最原本的安排，換言之，潘祖純跋本比傳世諸本近接近淳化三年（992）《閣帖》初拓的原貌。

3.摹刻的優劣：字畫流暢度比較

從書法角度觀察，以筆順自然流暢度而言，潘祖純跋本是在傳世眾多《閣帖》版本之上。潘祖純跋本的字畫能保留筆意，字畫未損，亦較後期翻刻少摹失，是其所據母本為《閣帖》早期拓本的另一證明。如表三3.卷二王導〈改朔帖〉（見圖17），佛利爾本與潘祖純跋本首行「導」字接近，與《大觀帖》處理明顯有別，末行「王導」款佛利爾本「導」字**已摹失損半，潘祖純跋本原好**無缺。卷六〈近得書帖〉（或稱〈永興帖〉），佛利爾本首行「羲」字及次行「興」字上方已明顯摹失（圖28），潘祖純跋本「羲」字清晰，「興」字已稍含糊，由潘祖純跋本至佛利爾本，字畫損壞情況愈趨嚴重，這反映了在一次又一次的翻刻後，字畫逐漸失真的自然現象。從較細微的牽絲觀察，潘祖純跋本首行「報」字（見圖28）左下方的牽絲尚存，清楚顯示了筆順的走向，而佛利爾本該部份已混作一團，牽絲都消失了，書法的法度也蕩然無存，這亦是法帖傳至清代，碑學書法家**詬病帖學的主要原因**。

此外，拓本不同於原墨蹟本及雙**鉤摹本，原墨蹟本以雙鉤摹本複製，所用**的工具主要是筆和墨，媒介同於原墨蹟本。拓本的製作，在**鉤摹上石後（從墨**

㊽ 北京故宮孫承澤舊藏卷一，載《中國法帖全集．10宋〈澄清堂帖〉宋〈英光堂帖〉》，前引書，頁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蹟或拓本雙鉤，至將帖文上石或木，實際已經兩度複製），尚**需以刀刻成，涉及多重媒介轉換的加工處理**，如刻工技巧不高，刀刻意味必然掩蓋原有字畫中筆寫的流暢味道。同以卷六〈近得書帖〉次行的「興」字為例（見圖28），潘祖純跋本的長橫畫起筆重而稍回鋒，提筆輕帶，至折畫重按收筆，順勢將筆鋒帶向左，上下呼應完成兩點。從粗細有致的字畫可揣摩書者一氣呵成的行筆輕重及筆勢走向。相反，佛利爾本幾乎被刀刻味道遮蔽，「興」長橫畫起筆處成方角，字畫從左至右少粗細輕重變化，折畫亦成方角，與下方兩點亦無意連。另外，從以上方式細察，將卷七〈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全帖作比較，當中的「保」、「安也」、「之」、「離不」、「當」、「遲」等字（圖29及局部），只要仔細觀察每字字畫的筆順及提按輕重變化，很容易發現潘祖純跋本的字畫更具彈性，保留了書寫的筆意，換言之，是失真較少。佛利爾本中類似的字畫失真情況，在與潘祖純跋本逐行逐字對校後，可說是俯拾皆是，[59]而近卷末處尤為嚴重。撇開以各版本字形或寫法之異去分辨翻刻系統的問題不談，從潘本及佛本所**反映其母本的字畫缺失情況，以及兩本的刻工技巧兩方面來**看，潘祖純跋本勝於佛利爾本，其實是顯而易見的。

六、潘祖純跋本的其他特徵及年代

（一）潘祖純跋本上的「機暇清賞」印

潘祖純跋本十卷卷末篆題下有「機暇清賞」印（圖30a），印文風格似屬明後，未查得有相同的印章出現於其他書畫或碑帖作品。查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下〈天臺謝奕修養浩齋所藏〉條下，指「虞永興〈頭眩帖〉，有『機暇清賞』及『潞國公珍玩』，『簑笠軒印』、『紹興小璽』。」[60]暫亦查得最早

[59]例如卷一東晉簡文帝〈慶賜帖〉第六行「當」字、卷四蕭子雲〈列子〉第十五行「山澤」、柳公權〈奉榮帖〉第三行「悚」字、李邕〈頓熱帖〉標題「邕」字、第二行「僕」及「欲」字，潘祖純跋本字畫無損，佛利爾本及其他較晚的翻刻本已摹失或缺畫，圖版可參何碧琪，〈傳本研究〉，《祕閣皇風》，頁33、50–52。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的是宋高宗趙構（1107–1187）的「機暇珍賞」鑑藏印。[61]趙構生卒跨越北宋大觀元年（1107）至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這與經校勘而推論潘祖純跋本為北宋後期拓本的研究結果恰好吻合。傳世有米芾（1051–1108）〈海岱帖〉（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冊末的「機暇清賞」印（圖30d），[62]年代待考。另外，現存有「機暇珍賞」白文方印及朱文印傳世，白文風格與潘祖純跋本上的「機暇清賞」朱文印迥異（圖30b），見於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卷（京都財團法人藤井有鄰館藏）的「機暇珍賞」朱文方印亦較接近宋印的古雅風格（圖30c）。[63]另外，雖然潘祖純跋本上的「機暇清賞」印文風格不合於南宋高宗鑑藏印，因有周密《雲煙過眼錄》所載作參考，假如是作偽者擬藉此抬高潘祖純跋本的身價，帖上的「機暇清賞」印亦大概偽造於該印仍為時人熟知的時代。總之「機暇清賞」印至少可視為考察潘祖純跋本年代的另一重要線索。

（二）潘祖純跋本與懋勤殿本合於北宋拓本特徵

綜觀文獻及法帖流傳的實況，將潘祖純跋本定為北宋拓本，同樣合理。首先潘祖純跋本與北京故宮藏懋勤殿本出自同一石，[64]均為十卷本，兩本均有宋代拓本上常見的簾紋（即用竹簾抄紙時留下的橫紋），然前者為淡墨本（或曰蟬翼拓），後者是深墨本（或曰烏金拓）（圖31a–b），[65]從文獻可知，同時拓印深墨本及淡墨本，有北宋例子可援：

---

[60]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下，《中國書畫全書・2》（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153。

[61]「機暇珍賞」為褚遂良摹〈蘭亭帖〉上之藏印。見〈1002 趙構〉，《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下冊，頁1358、1362。

[62]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大阪：讀賣新聞社，2003），頁139。

[63]同上註，頁139。

[64]有關論述參尹一梅，〈故宮藏懋勤殿本《閣帖》研究〉；何碧琪，〈《淳化閣帖》傳世版本系統研究〉，載《祕閣皇風》，頁101–112及14–63；尹一梅，〈宋拓善本懋勤殿本《淳化閣帖》〉，《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懋勤殿本淳化閣帖》〔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5〕，（上），頁20–25。懋勤殿本全十卷圖版亦已刊於是書，分上、下兩冊印行。

[65]圖版取自《祕閣皇風》，頁95、9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 豫章黃太史謂：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爾……。⑯

此跋作於南宋淳熙癸卯（1183）八月，款署「金華王淮」，近日有學者對此跋存疑，故翻查文獻，亦見有同一帖分別拓印深墨及淡墨本之記載：

> 宣和中詔，宣定武衙校舊人問〈蘭亭〉石，對曰：慶曆中，宋祁帥鎮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營將孟水清者，得以獻祁，祁秘藏不妄與人，留於公庫，因謂之定本。後河東薛珣來，帥其子紹彭別刻留郡，易之以行，今在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爲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撫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字差大，有寫法，亦不可廢……。⑰

比對潘祖純跋本及懋勤殿本，從石花等可知以深墨拓的懋勤殿本比潘祖純本年代早，這與文獻所記，深墨本早於淡墨本的時序相符。而現藏於北京故宮的《大觀帖》原拓本亦有深墨與淡墨拓之分，楊氏海源閣舊藏卷二、四、六、八、十等五卷殘冊為深墨拓本（圖32a），李宗瀚舊藏卷二、四、五分裝三冊者為淡墨拓本（圖32b）。⑱

宏觀《閣帖》的翻刻歷史，明代肅府本（萬曆四十三年，1615）與清代《欽定重刻淳化閣帖》（乾隆三十四年，1769）是兩種官刻《閣帖》翻本，摹刻拓印皆十分精美，然而卻無法將筆意再現。筆者自2001年從事《閣帖》研究，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閣帖》研究小組搜集並寓目之《閣帖》版本不下四十種，觀察出一種現象，幾凡是明清的翻刻本，如顧從義刻玉泓館本、潘允

---

⑯此跋見《淳化閣帖》卷八（安思遠舊藏本，已入藏上海博物館，現稱「最善本」）末，《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前引書，頁242–243。

⑰（宋）桑世昌，《蘭亭考》卷三，《四庫全書》，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682，頁90。

⑱上述兩種可見於《中國法帖全集・3宋〈大觀帖〉》，深墨本見於頁8–51、236–307；淡墨本見於頁60–126。兩種本子簡介可參王珂介紹，同書頁330–3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諒刻五石山房本、肅府本、費甲鑄本（順治三年，1646）及《欽定重刻淳化閣帖》等，除最後者因**木（或石）版長留禁中外，由於翻刻本的木（或石）版**尚在，上述版本（不論初拓或晚拓）都有被偽託成宋拓或元拓本傳世者。[69]因此，假如潘祖純跋本為明以後修繕本，以其摹刻之精良，當亦為造假者垂青，為文人所傳頌，並不會只有兩種**出於一石的十卷本傳世，並且於明清文人題跋**及文獻上毫無記載。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兩本摹刻時代早，拓版早毀，同時歷代未被具影響力的文人及收藏家祕笈或重視，如乾隆內府冷待懋勤殿本，帖上鈐印稀少（見圖31a），無乾隆題跋，近日論者亦以潘祖純跋本為修繕本觀之等，凡此種種成為兩本隱沒多時的主因。

由於潘祖純跋本與懋勤殿本為同石拓出，而懋勤殿本年代較早，故三本先後次序為懋勤殿本、潘祖純跋本及佛利爾本。三本雖能遠溯淳化三年（992）的原刻《閣帖》，但以翻刻系統而言，懋、潘二本是搨於同一**石版的「孿生兒」**，與佛利爾本並無承傳關係。[70]

至於潘祖純跋本與懋勤殿本為何種閣帖翻刻本，因為文獻未必已記載所有宋代翻刻版本，筆者曾單憑曹士冕《法帖譜系》推測兩本或是紹興國子監本，實在證據不足。[71]然以潘祖純跋本整體摹刻水平之高，當是北宋後期的官刻《閣帖》翻刻本。此外，由於《大觀帖》與潘祖純跋本均在《閣帖》的基礎上重刻，從《大觀帖》卷二〈改朔帖〉末「王導」款字畫已摹**失而潘祖純跋本卻**

---

[69]關於以上述翻刻本偽託之傳世偽本可參何碧琪：〈表四：傳世偽本〉，〈傳本研究〉，《祕閣皇風》，頁30。

[70]這與刻帖本身的特殊性質有關，每一次的重刻、重拓均會衍生與母本之間的差異，減少這種差異性，可說是發明現代印刷技術的原因之一。比方說，雖然懋勤殿本與潘祖純跋本出於同一石，假如後世忠實地根據懋本翻刻成「甲本」，以同樣技術把潘本翻刻成「乙本」，「甲本」與「乙本」將會非常接近，但嚴格來說懋本非「乙本」的母本，潘本亦非「甲本」的母本。由於古人對書法範本的大量需求，翻刻活動繁衍出大量面貌相若的版本。因此傳世的各種版本往往是網狀關係，而少有母本與直接翻刻本的「母子關係」或「直線關係」。亦因此，我們以「系統」或「**譜系」的概念來描述有承傳關係的版本，**如顧從義刻玉泓館本（顧刻本）及潘允諒刻五石山房本（潘刻本）屬佛利爾本系統，潘祖純跋本與佛利爾本是兩種互不相干的系統。

[71]何碧琪，〈傳本研究〉，《祕閣皇風》，頁16–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完整來推論（見圖17b–c），潘本的母本要比《大觀帖》的母本更完整而年代更早，潘本的母本當是《閣帖》刻成（即淳化三年，992）與《大觀帖》竣工（大觀三年，1109）之間一個多世紀內的產物，並有可能是《閣帖》祖版初拓本。懋、潘二本是否第二代《閣帖》翻刻本，尚待新資料的出現才能證實。較為肯定的是，懋勤殿本、潘祖純跋本及這對「孿生兒」的母本，當屬992至1109年之間刻拓的《閣帖》版本。

七、結論

上文以傳世宋拓校勘等方法，已徹底否定了潘祖純跋本是修繕本之說，其年代早於佛利爾本之論，亦無疑問。以帖文、結字、字畫、筆意及筆畫粗細變化，即由宏觀至微觀觀察，以失真最少的版本由左至右順序排列，假如潘祖純跋本是佛利爾本系統之一種，意味著潘祖純跋本比佛利爾本晚。在翻刻過程中不斷失真、缺字、缺帖的定律下，把佛利爾本置於最左，只會出現圖15、17、19及25的不合理排列。而且試想像，假如潘祖純跋本晚於佛利爾本，刻工如何將〈近得書帖〉「義」、「興」字（見圖28）的摹失還原？或是無中生有，於卷一〈所疾帖〉首加刻「卿」字、卷三〈 感閏帖〉加刻「秋」字，及於卷七加刻〈吾服食久帖〉及〈愛為上帖〉的三行版本（見圖15、19及25b(2)）？以卷七〈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為例（見圖29），要將佛利爾本其中三分之一的字形修正，才能展現潘祖純跋本現時的面貌，除非有比潘祖純跋本更完整更多保留牽絲和筆法的母本，否則就算以明代最精良的《停雲館帖》摹刻者文徵明和（1470–1559）章文（字簡甫，1491–1572）摹刻，單憑質量較遜色的佛利爾本，亦不可能摹刻出如潘祖純跋本那般高品質的「翻刻修繕本」。

用相同的校勘方式，以失真最少的版本由左至右排列，將稍晚的版本如泉州本系統的《宋搨王右軍書》（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卷六至八殘卷）、明代肅府本與潘祖純跋本及佛利爾本勘校，如卷一〈所疾帖〉、卷三〈感閏帖〉、卷六〈侍中帖〉及〈都邑帖〉（圖15、19、33及34），亦會得出以潘祖純跋本（或懋勤殿本）失真最少而排列最左的排序。真正屬於佛利爾本系統的明代顧氏玉泓館本（顧刻本）及潘氏五石山房本（潘刻本），在卷三〈感閏帖〉亦同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缺「秋」字（圖19a、d–e）。另外卷六〈都邑帖〉「命」字，唯有潘祖純跋本與兩種宋本《十七帖》一樣，「口」字草法清晰，佛利爾本及以後版本因版損或經多次翻刻，已混成一大圓點，曾經修改的官刻肅府本，亦無法重現宋代版本的原貌（見圖34），這再次引證潘祖純跋本非修繕本而是真宋本。因此潘祖純跋本只可能出現於《閣帖》善本仍存在的北宋末年，佛利爾本則上限約為南宋初年（約十二世紀初至中期），潘祖純跋本比佛利爾本早，經過上文多方面的具體論證，已可定論。

潘祖純跋本與佛利爾本均是極罕有的完整宋拓《閣帖》十卷本，對於《閣帖》版本的斷代研究非常重要。由佛利爾本的流傳經過開始，確認其拓印年代，以其特徵為其所屬年代的基準，從觀察帖心銀錠紋、卷號及刻工小名的數目及位置，將佛利爾本、潘祖純跋本及其他傳世宋拓刻帖，以相同帖目作逐行逐字排比勘校，從存帖數目、帖次、帖文的異同，初步斷定潘祖純跋本為宋代版本。再將佛利爾本及潘祖純跋本細校，從帖文、斷行、缺行、缺字、缺畫、牽絲及裝裱的嚴謹程度等方面比較，同時，以現存宋帖《大觀帖》等實物作旁證，結合文獻及法帖流傳情況等客觀事實作多重驗證，將潘祖純跋本與懋勤殿本（懋本當中的配補部份除外）定為北宋晚期（十一世紀前後）的拓本，佛利爾本上限為南宋初期，均合乎文獻與刻帖歷史實況。假如重複將各種《閣帖》版本及同時代法帖拓本校勘、排序，輔以文獻，以確定各本年代之先後及特徵，同時修訂及精細最初定立的基準，要判斷年代及版本未明的傳世《閣帖》，相信指日可待。

後記

本文撰寫於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負責《淳化閣帖》研究計劃期間，原為上海博物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學術鑑賞會」（2003年9月22至23日）所發表〈海外及港臺地區《淳化閣帖》傳本概述〉之會後修訂論文之一。2004年5月成稿後存檔於上海博物館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筆者來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深造後作修訂及補充，徵得兩館同意，發表於臺大藝史所《美術史研究集刊》，特此致謝。《集刊》兩位審稿教授細讀拙文，並提供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鉅細靡遺的寶貴意見，謹申謝忱。感謝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等，在筆者於中大文物館研究期間予以提件參觀、拍攝圖版等竭誠協助，並允許於本文引用有關圖版。此外，特別感謝北京故宮施安昌先生、尹一梅女士及上博陶喻之先生對《閣帖》研究計劃自始至終的熱心幫忙。不能不提的是，中大文物館林業強館長及李潤桓教授賜予參加是次研究的難得機會，令筆者有幸於碩士畢業後繼續有關書法史的研究工作，至深銘感。最後，由衷敬謝利氏北山堂的遠見，在過去數十年為中大文物館建立豐富的碑帖收藏基礎，促成了一系列《淳化閣帖》研究的誕生。

（責任編輯：方令光）*

*本文亦得王崇齊學弟細讀及廖佐惠小姐校對，謹此致謝。如文中尚有錯漏，則是筆者的責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遞藏經過簡表

年代	收藏者	所據資料
南宋 1127–1279	（傳）賈似道（1213–1275）	印章：卷一「賈似道印」、「悅生」葫蘆印，卷十「秋壑」及「長」字印。然此四印已被考證為偽印。
元1271–1368	（傳）周密（1232–1298）	**題識：周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卷一及卷十** 印章：卷十「齊周密印章」。然此印已被考證為偽印。
元1271–1368	吳門鄧氏	題識：周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卷一及卷十
元1271–1368	龍江金氏	題識：周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卷一及卷十
元末 約1364後	周厚（14世紀）	題識：周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卷一及卷十
明中期 約1522–1563	袁褧（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中期）	題識：嘉靖壬午（1522）卷十 印章：「玉韻齋圖書記」、「袁氏尚之」、「袁褧印」、「謝湖」及「朝槿軒」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或以前至明末 約1563–1644	潘允諒（？–1581）及子潘雲龍（字季雲）	印章：「潘允諒印」、「潘氏寅叔珍藏」、「寅叔」及「楞菴」 **其間顧從義（1523–1588）借摹，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成玉泓館本。潘允諒始刻，由其子雲龍繼承，於萬曆壬午（1582）刻成五石山房本。**
清初至嘉慶初 約1644–1797	梁清標（1620–1691）家族	印章：「蕉林書屋」、「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及「棠邨梁氏」
清嘉慶至道光初 約1797–1822	陳崇本（乾隆至嘉慶間，18至19世紀初）及其子	**題識：嘉慶二年（1797）卷十跋** 印章：「陳氏登善堂書畫記」、「崇本珍賞」、「陳氏」、「崇本審定」、「陳崇本印」、「伯恭」、「萊軒祕笈之印」及花押 **其間有永瑆（1752–1823）嘉慶十五年**（1810）觀後記（印章：「成親王」、「詒晉齋印」）及張玕道光二年（1822）卷四後副頁題字。
清道光至光緒年間 約1822–1879	孟慶雲（19世紀）家族	題識：道光二年（1822）卷十跋 印章：「孟氏南遷第二十四世雲之印」、「敬勝堂孟氏珍藏」、「孟慶雲印」、「孟氏珍藏」、「聿孫珍賞」及「群玉山房」、「亞聖公六十九世孫」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年代	收藏者	所據資料
清末至民國初 約1879–1916	王存善（？–1916）	題識：光緒五年（1879）卷十跋 印章：「仁和王存善字子展所得圖籍金石之印」、「不出戶庭」
1963或64年以後至今	上海圖書館（卷九）	文獻：馬成名，〈附：有關《淳化閣帖》點滴〉，《祕閣皇風》，頁200–201。
1980年至今	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卷一至八、十）	文獻：傅申：〈得來全不費功夫——南宋初國子監本《淳化閣帖》入藏弗利爾美術館往事〉，《典藏》（古美術），2004年第1期（總136號），頁52–58。

附錄二：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藏《淳化閣帖》說明

館藏編號：F1980.202a–i

九冊　每開一幅　經摺裝　藏經紙裱　墨拓本　帖心均縱25.7公分　橫25.5公分

本幅天頭、地腳處有釋文及考異

第一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一卷。銀錠紋三處。前後錠紋五十七處。

本幅三十七開。末開篆書題記缺末行「聖旨模勒上石」。銀錠紋四處，無跋。

前副頁一開。有周厚乙巳歲（1365）題識（見正文）。

袁褧題識（見正文）。鈐印三。「玉韻齋圖書記」、「袁氏尚之」、「子孫寶之」。

其他收傳印記：

前副頁：「陳氏登善堂書畫記」、「崇本珍賞」、「不出戶庭」、「仁和王存善字子展所得圖籍金石之印」、「陳氏」、花押、「蕉林書屋」

本幅首頁：「潘允諒印」、「敬勝堂孟氏珍藏」、「賈似道印」、「悅生」、「蕉林秘玩」、「群玉山房」

本幅末頁：「聿孫珍賞」、「孟氏南遷第二十四世雲之印」、「群玉山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潘氏寅叔珍藏」、「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子孫永保」

第二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二卷。錠紋三。

本幅三十六開。銀錠紋三處，無題跋。

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子孫永保」、「楞菴」、「潘允諒印」、「敬勝堂孟氏珍藏」、「蕉林秘玩」

本幅末頁：「袁褧印」、「袁氏尚之」、「出入日利」、⑫「坦率道情」、「巽泉寓目」、「潘氏寅叔珍藏」、「孟慶雲印」、「聿孫珍賞」、「群玉山房」、「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

第三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三卷。錠紋二。

本幅三十一開半。銀錠紋二處，無題跋。

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寅叔」、「潘允諒印」、「孟慶雲印」、「敬勝堂孟氏珍藏」、「群玉山房」、「蕉林秘玩」

本幅末頁：「潘氏寅叔珍藏」、「聿孫珍賞」、「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群玉山房」、「子孫永保」、「孟氏南遷第二十四世雲之印」

第四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四卷。錠紋十二處。

後副頁有張玕道光壬午（1822）題識（見正文）。

本幅三十二開。銀錠紋十三處，無題跋。

---

⑫此印白文朱文並用，根據漢代私印「出入日利」（白文方印）而定此印為「入」字。圖版可參小林斗盦，《篆刻全集2中國（漢–南北朝）官印・私印》（東京：二玄社，2001），頁169。此資料及其他印章釋文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李志綱先生指導及協助查考，謹此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敬勝堂孟氏珍藏」、「楞菴」、「潘允諒印」、「子孫永保」、「群玉山房」、「蕉林秘玩」
本幅末頁：「潘氏寅叔珍藏」、「聿孫珍賞」、「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群玉山房」、「孟氏南遷第二十四世雲之印」

第五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五卷。錠紋七。
本幅三十二開。銀錠紋八處，無題跋。
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蕉林秘玩」、「潘允諒印」、「子孫永保」、「敬勝堂孟氏珍藏」
本幅末頁：「聿孫珍賞」、「潘氏寅叔珍藏」、「孟氏珍藏」、「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群玉山房」、「孟氏南遷第二十四世雲之印」

第六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六卷。錠紋三處（按：標題部分「淳化閣帖。第六卷」有剪裱）。
本幅三十六開。銀錠紋三處，無題跋。
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子孫永保」、「楞菴」、「潘允諒印」、「敬勝堂孟氏珍藏」、「蕉林秘玩」
本幅末頁：「聿孫珍賞」、「潘氏寅叔珍藏」、「孟慶雲印」、「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群玉山房」、「孟氏珍藏」

第七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七卷。銀錠紋五處。
本幅三十開。銀錠紋五處，無題跋。
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敬勝堂孟氏珍藏」、「寅叔」、「潘允諒印」、「蕉林秘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幅末頁：「聿孫珍賞」、「群玉山房」、「潘氏寅叔珍藏」、「孟氏南遷第二十四世雲之印」（按：顛倒）、「子孫永保」、「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

第八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八卷。錠紋八處。
本幅二十六開。銀錠紋九處，無題跋。
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敬勝堂孟氏珍藏」、「潘允諒印」、「蕉林秘玩」
本幅末頁：「聿孫珍賞」、「潘氏寅叔珍藏」、「孟慶雲印」、「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子孫永保」、「群玉山房」、「亞聖公六十九世孫」

第九本
首題：淳化閣帖。第十卷。錠紋七。銀錠紋總五十七處。
封面左下角有「鎮南王波羅普之（?）重陽大藏」墨印（見圖10c）。
本幅三十一開。銀錠紋九處。
後副頁七開，周厚至正廿五年（1365）題識（見正文）。
袁褧嘉靖壬午（1522）題識（見正文）。鈐印三。「玉韻齋圖書記」、「袁氏尚之」、「謝湖」。另周厚跋前鈐「朝槿軒」。
梁清標「觀其大略」、「棠邨梁氏」印。
陳崇本嘉慶二年（1797）題識（見正文）。鈐印三。「陳崇本印」、「伯恭」、「萊軒祕笈之印」。另周厚跋下鈐花押。
成親王嘉慶庚午（1810）題識（見正文）。鈐印二。「成親王」、「詒晉齋印」。
題記一（見正文）。未紀年。無款印。
壬午（1822）題識（見正文）。無款印。當為孟慶雲書。
王存善己卯（1879）五月跋。無鈐印。
其他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寅叔」、「楞菴」、「蕉林秘玩」、「秋壑」、「敬勝堂孟氏珍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幅末頁：「聿孫珍賞」、「群玉山房」、「長」、「孟慶雲印」、「子孫永保」、「孟氏珍藏」、「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齊周密印章」、「陳氏」、「潘氏寅叔珍藏」、「潘允諒印」、「崇本審定」、「成親王」

上海圖書館藏《淳化閣帖》

館藏編號：2258 19/A385

一冊　每開一幅　經摺裝　藏經紙裱　墨拓本　帖心均縱25.7公分　橫25.5公分

本幅天頭、地腳處有釋文及考異

首題：淳化閣帖。第九卷，錠紋七處。

本幅三十一開。銀錠紋九處，無題跋。

收傳印記：

本幅首頁：「敬勝堂孟氏珍藏」、「潘允諒印」、「蕉林秘玩」、「上海圖書館藏書」

本幅末頁：「聿孫珍賞」、「潘氏寅叔珍藏」、「孟慶雲印」、「孟氏珍藏」、「子孫永保」、「恆山梁清標玉立氏圖書」、「觀其大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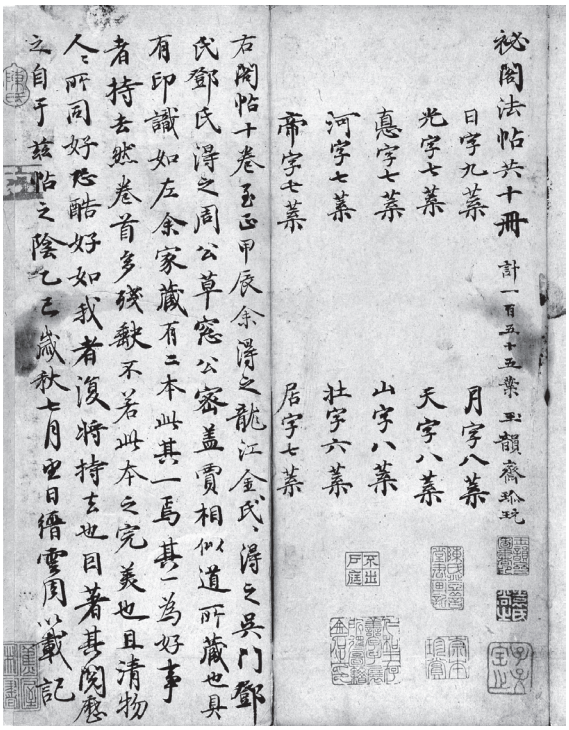


圖1a　佛利爾本卷一前副頁周厚題識（1365）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urchase, F1980.202a cover d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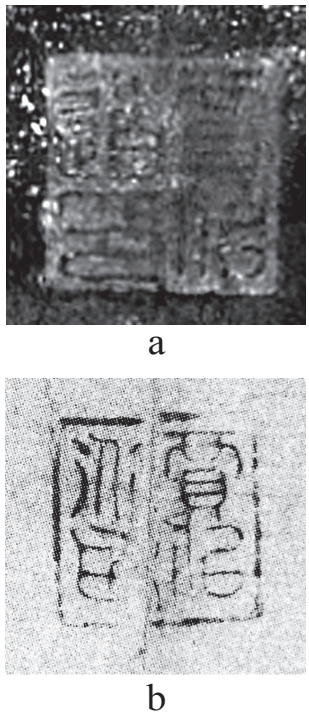


圖2局部　「賈似道印」比較：a 佛利爾本白文印 b 黃庭堅〈松風閣詩〉朱文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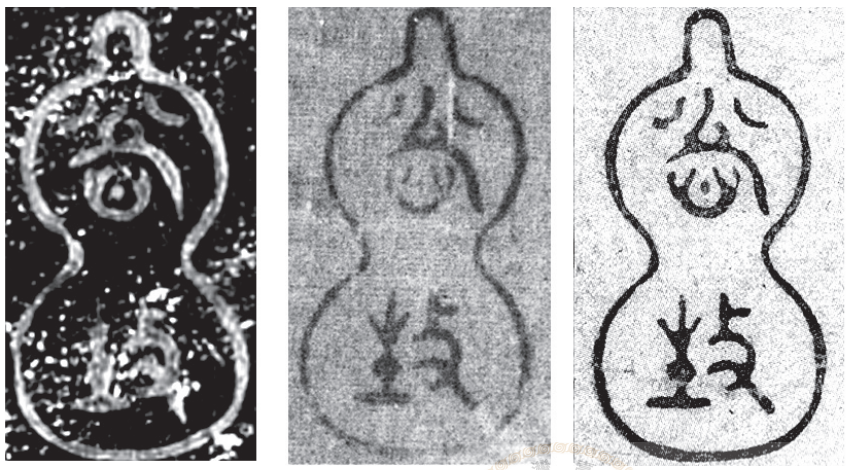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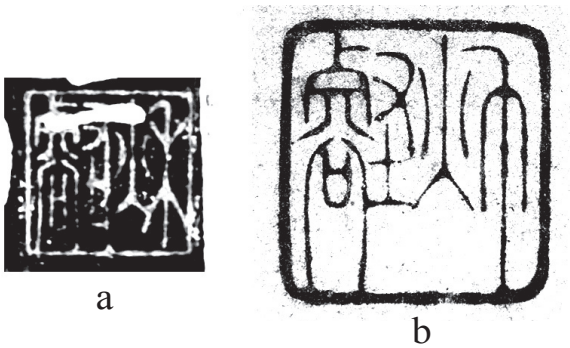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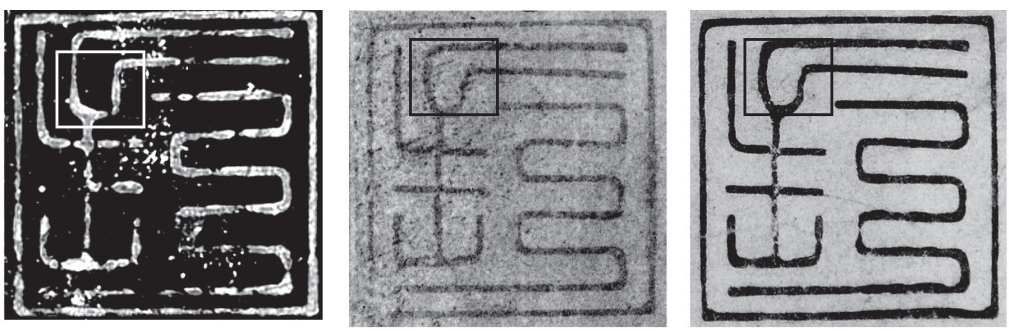
圖3　賈似道「悅生」葫蘆印比較：a 佛利爾本卷一本幅首頁 F1980.202a sec1　b 崔白〈寒雀圖〉c 黃庭堅〈松風閣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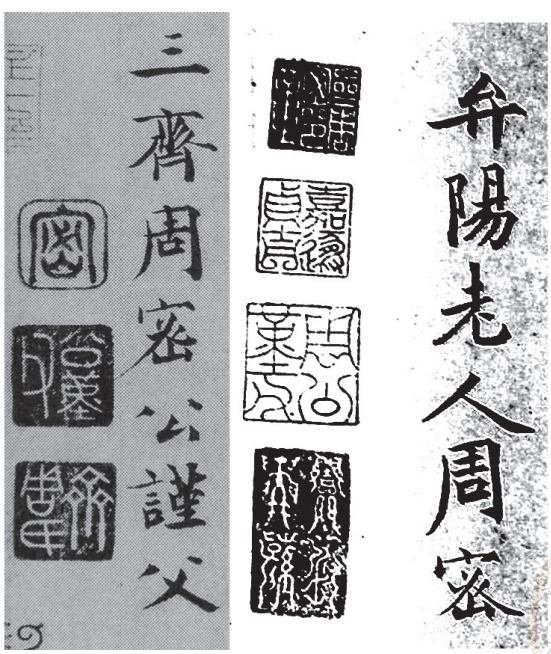
a　　b

圖4　賈似道「秋壑」印比較：a 佛利爾本卷十本幅首頁　b 黃庭堅〈松風閣詩〉



a　　b　　c

圖5　賈似道「長」字印比較
a 佛利爾本卷十本幅末頁 F1980.202i sec16　b 黃庭堅〈寒山子龐居士詩〉　c 黃庭堅〈松風閣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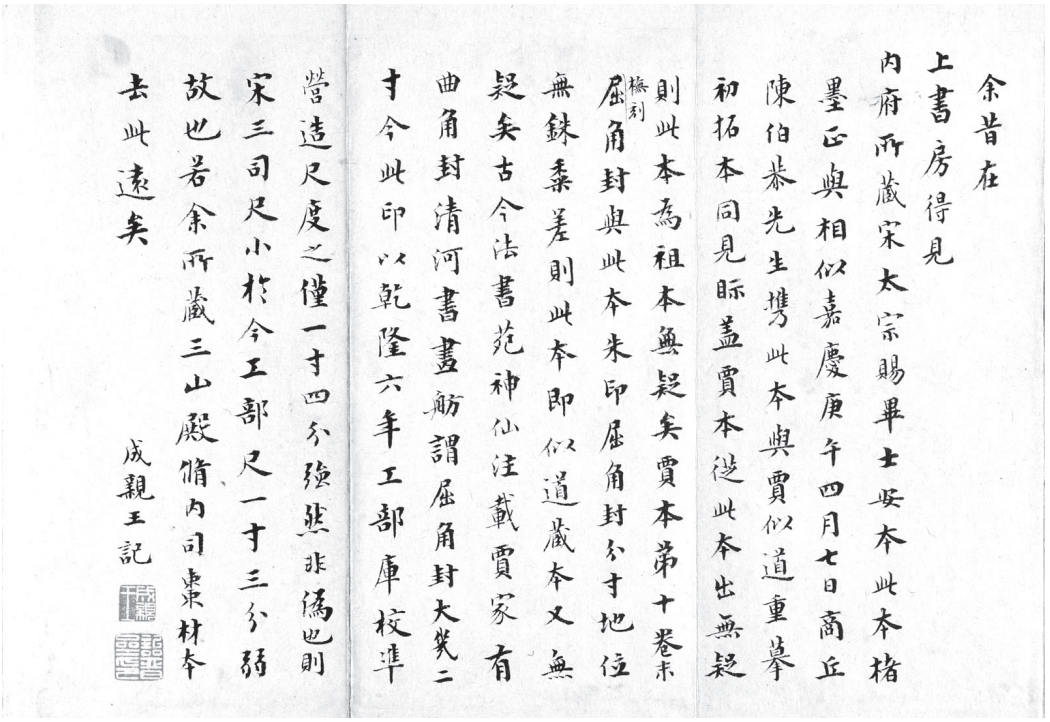
a　　b



c　　d　　e

圖6　周密「齊周密印章」比較
a 周密跋〈保母帖〉後「密」、「公瑾父」及「齊周氏」三印
b 周密跋趙孟堅〈畫水仙圖〉後「齊周密印章」、「嘉遯貞吉」、「周公瑾父」及「周公子孫」四印
c 佛利爾本卷十本幅末頁 F1980.202i sec16
d 趙孟堅〈畫水仙圖〉「齊周密印章」
e 周馳「周馳景遠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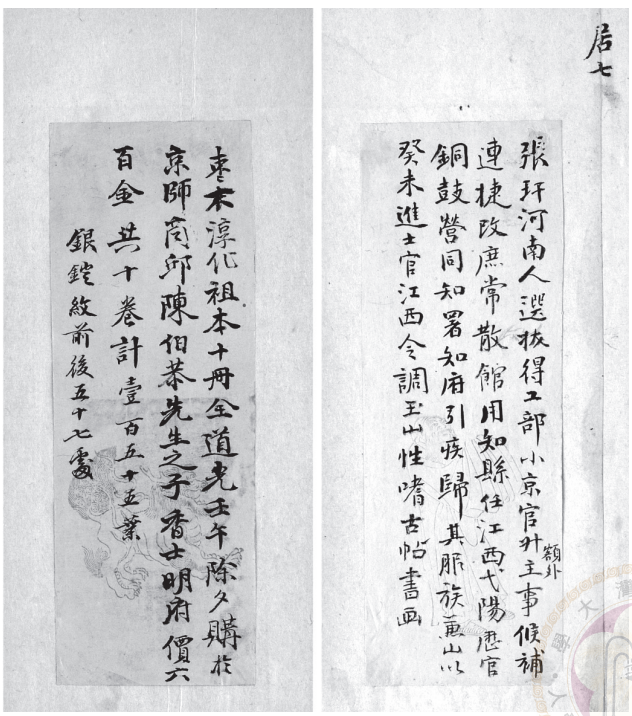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余昔在
上書房得見
內府所藏宋太宗賜畢士安本此本楮
墨正與相似嘉慶庚午四月七日商丘
陳伯恭先生攜此本與賈似道重摹
初拓本同見眎蓋賈本從此本出無疑
則此本為祖本無疑矣賈本第十卷末
屈（楓利）角封與此本朱印屈角封分寸地位
無銖黍差則此本即似道藏本又無
疑矣古今法書苑神仙注載賈家有
曲角封清河書畫舫謂屈角封大奘二
寸今此印以乾隆六年工部庫校準
營造尺度之僅一寸四分強蓋非偽也則
宋三司尺小於今工部尺一寸三分弱
故也若余所藏三山殿脩內司柬材本
去此遠矣

成親王記

圖7　佛利爾本成親王跋　F1980.202i det2



居七

張玕河南人選拔得工部小京官（額外）升主事候補
連捷改庶常散館用知縣任江西弋陽歷官
銅鼓營同知署知府引疾歸其胙族燕山以
癸未進士官江西令調玉山性嗜古帖書畫

來本淳化祖本十冊全前光壬午除夕購於
京師商邱陳伯恭先生之子香士明府價六
百金共十卷計壹百五十葉
銀錢紋前後五十七處

圖8a　佛利爾本成親王跋後題識
F1980.202i det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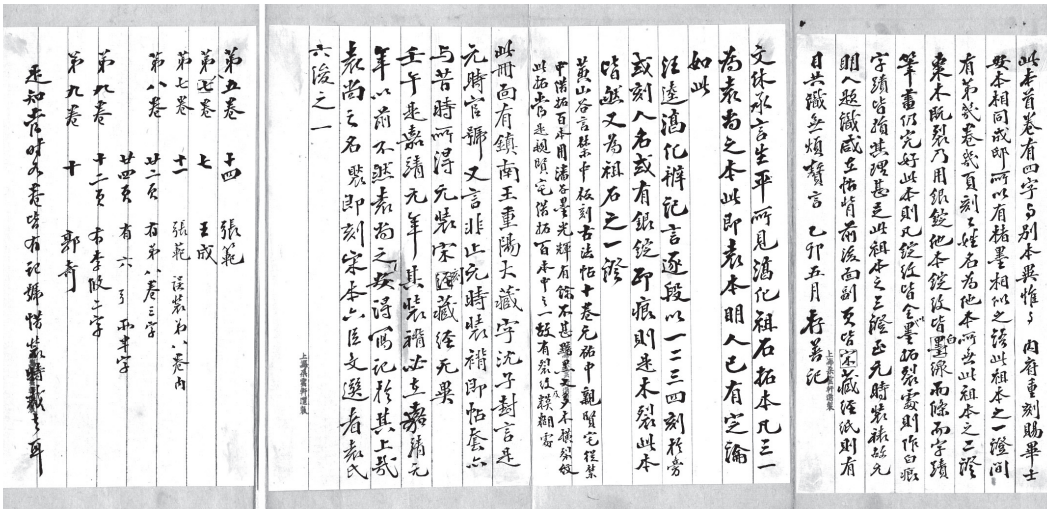


圖8b　佛利爾本王存善跋　F1980.202i det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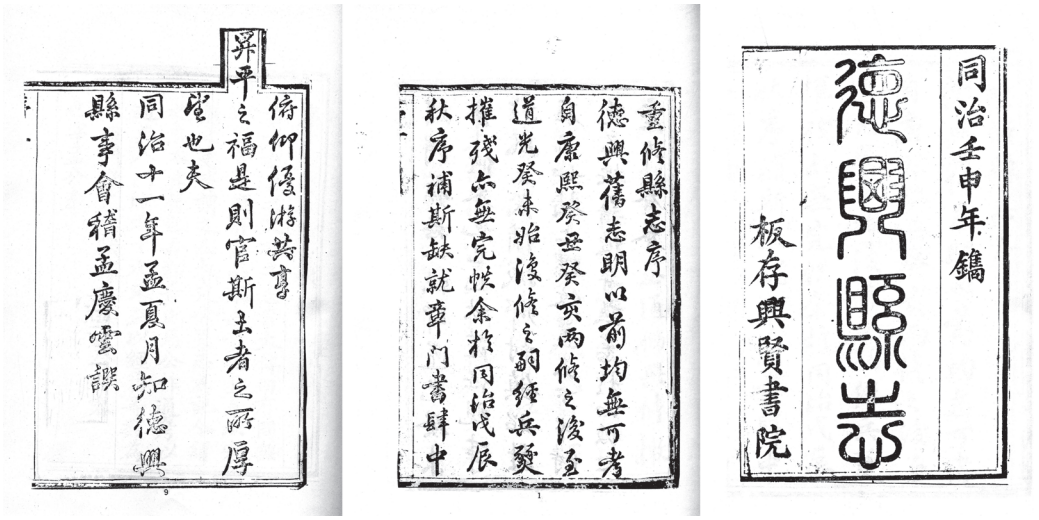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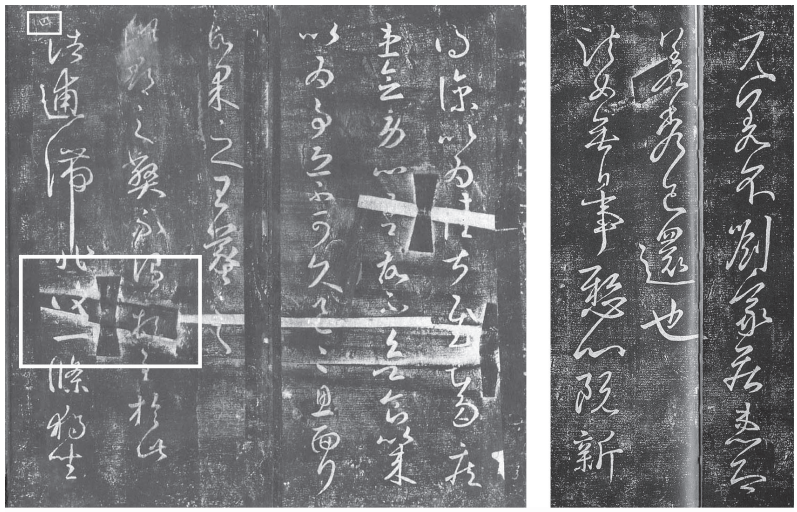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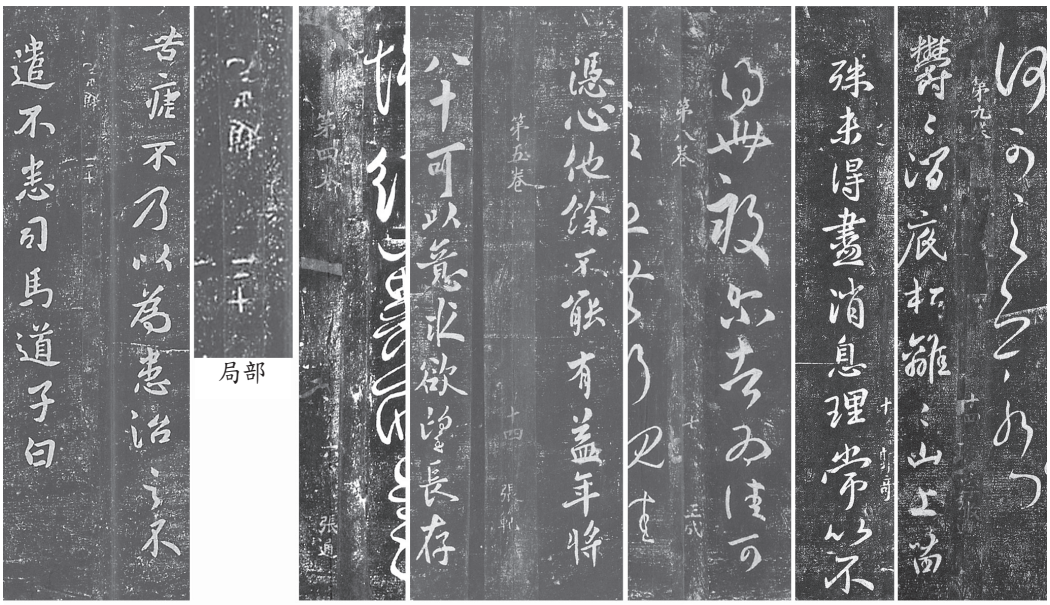
圖9　《德興縣志》卷首頁、孟慶雲同治十一年（1872）序首頁及末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b

圖11　佛利爾本　a 卷八王羲之〈此郡帖〉F1980.202h sec12　b 卷九王獻之〈鵝還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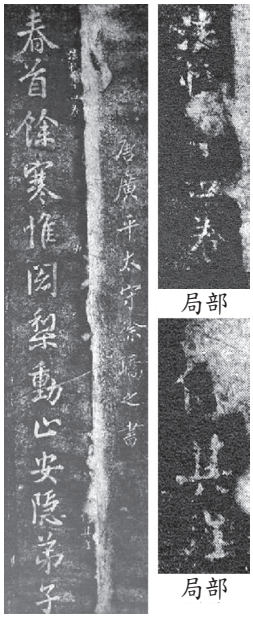


局部

a　b　c　d　e　f

圖12　a 卷一東晉文孝王〈異暑帖〉「十二　趙世光」（倒裝）F1980.202a sec4
b 卷四柳公權〈聖慈帖〉「第四卷　六　張通」F1980.202d sec12
c 卷五何氏書〈投老帖〉「第五卷　十四　張範」F1980.202e sec10
d 卷八王羲之〈丘令帖〉「第八卷　七　王成」F1980.202h sec8
e 卷九王獻之〈衛軍帖〉「第九卷(?)　十　郭奇」
f 卷九王獻之〈欝欝帖〉「第九卷　十四　李攸張通」（李攸、張通各兩半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局部

局部

圖13　《大觀帖》卷四徐嶠之〈餘寒帖〉首行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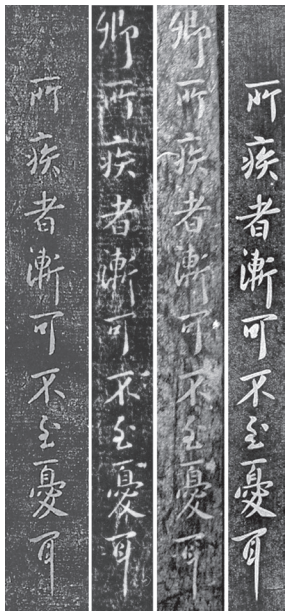

a　b　c　d

圖15　卷一唐太宗〈所疾帖〉缺字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a sec12　b 懋勤殿本　c 潘祖純跋本　d 肅府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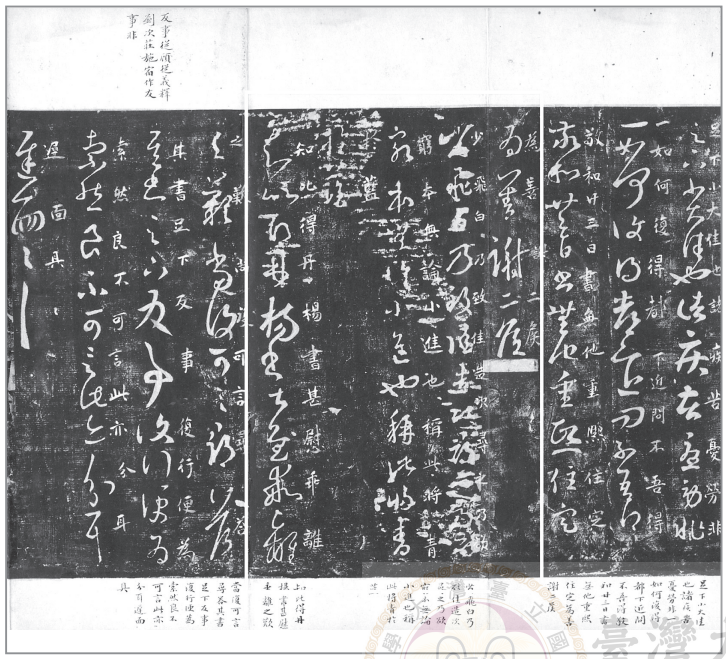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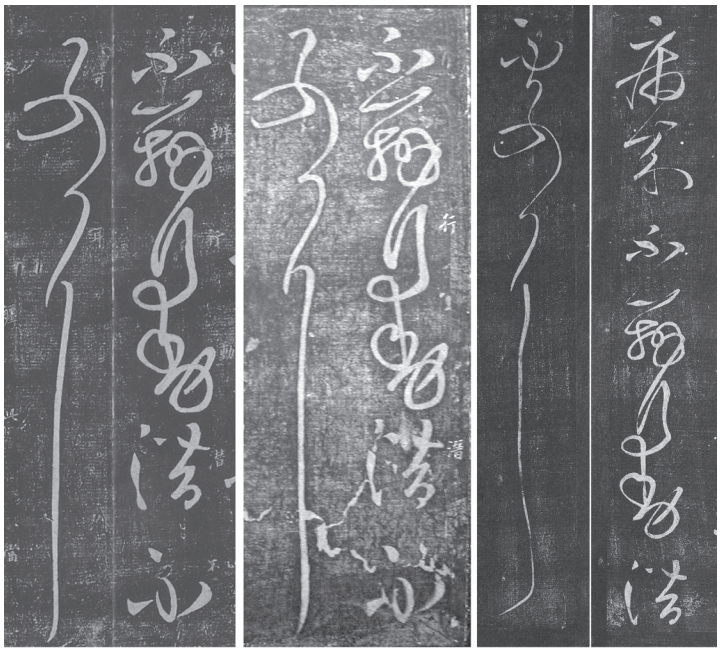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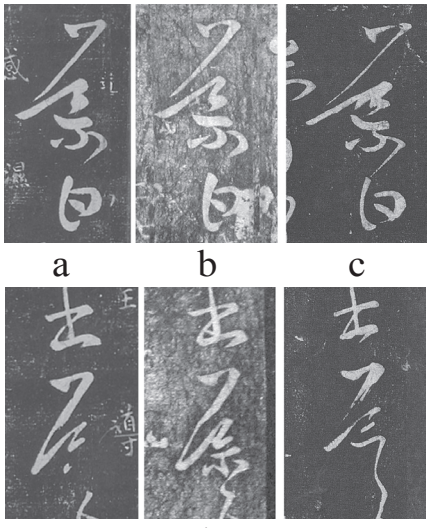
圖14　卷七王羲之〈省飛白帖〉　F1980.202g sec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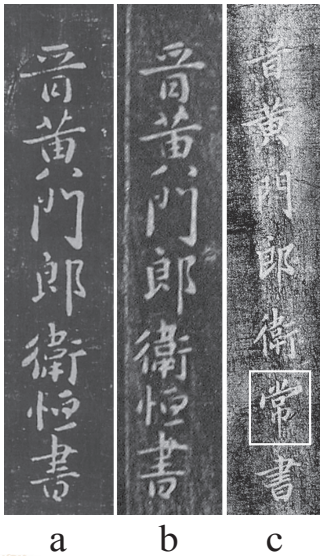
圖16　卷二張芝〈冠軍帖〉末二行改字比較　a 佛利爾本作「不可」F1980.202b sec1　b 潘祖純跋本作「不可」　c《大觀帖》作「處」



a　　b　　c

a　　b　　c

圖17　卷二王導〈改朔帖〉「導白」及「王導」款字畫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b sec9
b 潘祖純跋本　c《大觀帖》



a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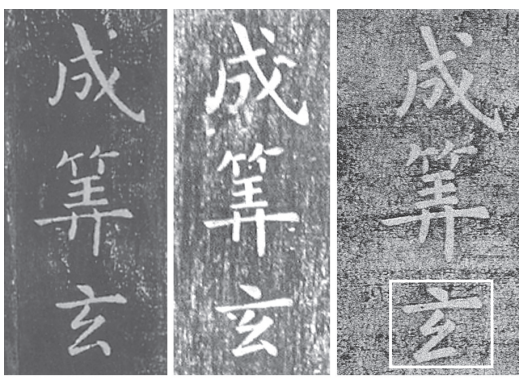
圖18　卷二衛恒〈一日帖〉標題改字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b sec15
b 潘祖純跋本
c《大觀帖》作「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b　c　d　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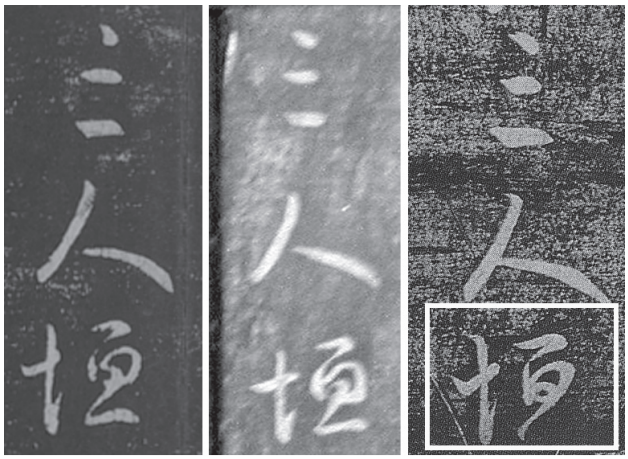
圖19　卷三劉瓌之〈感閏帖〉第二行缺字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c sec1
b 懋勤殿本存「秋」字　c 潘祖純跋本存「秋」字
d 顧刻本　e 潘刻本　f 肅府本



a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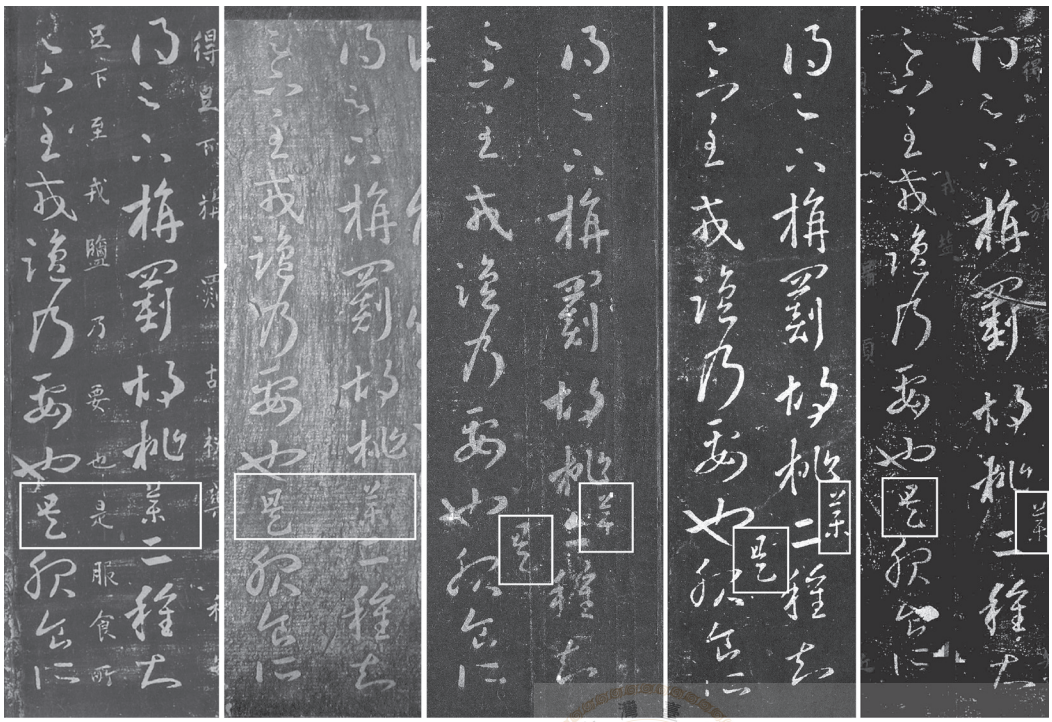
圖20　卷四虞世南〈大運帖〉／〈永興帖〉第五行
「玄」字改字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d sec7
b 潘祖純跋本
c《大觀帖》「玄」缺末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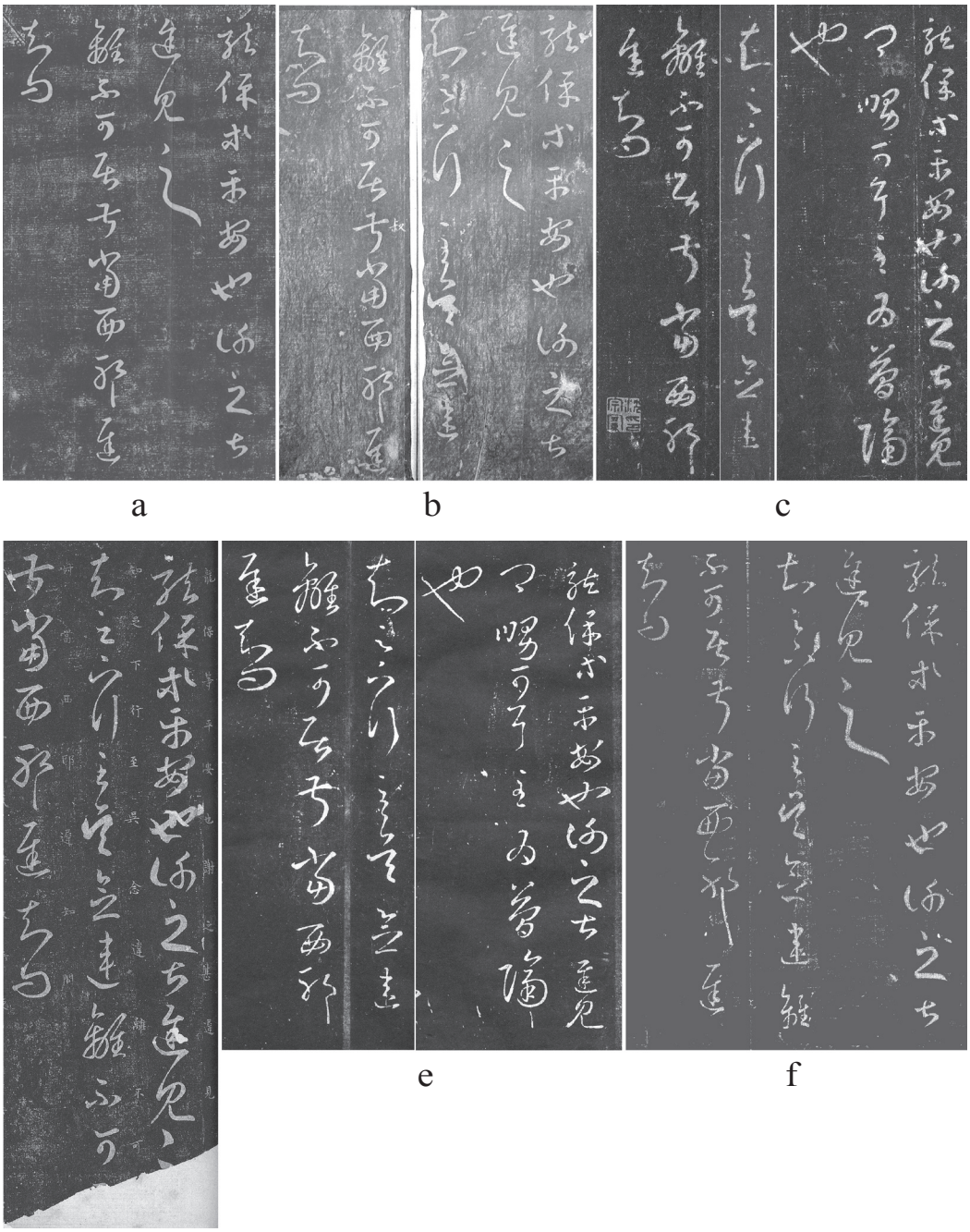
圖21　卷四虞世南〈鄭長官帖〉第二行「恒」字改字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d sec10　b 潘祖純跋本
c《大觀帖》「恒」缺末畫



a　　b　　c　　d　　e

圖22　卷六王羲之〈旃罽帖〉首二行「藥」及「是」插字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f sec4　b 潘祖純跋本　c《十七帖》　d《寶晉齋法帖》　e《澄清堂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b　c

d　e　f

圖23　卷七王羲之〈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知足下帖〉帖文及斷行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g sec14　b 潘祖純跋本　c《十七帖》d《大觀帖》
e《寶晉齋法帖》f《澄清堂帖》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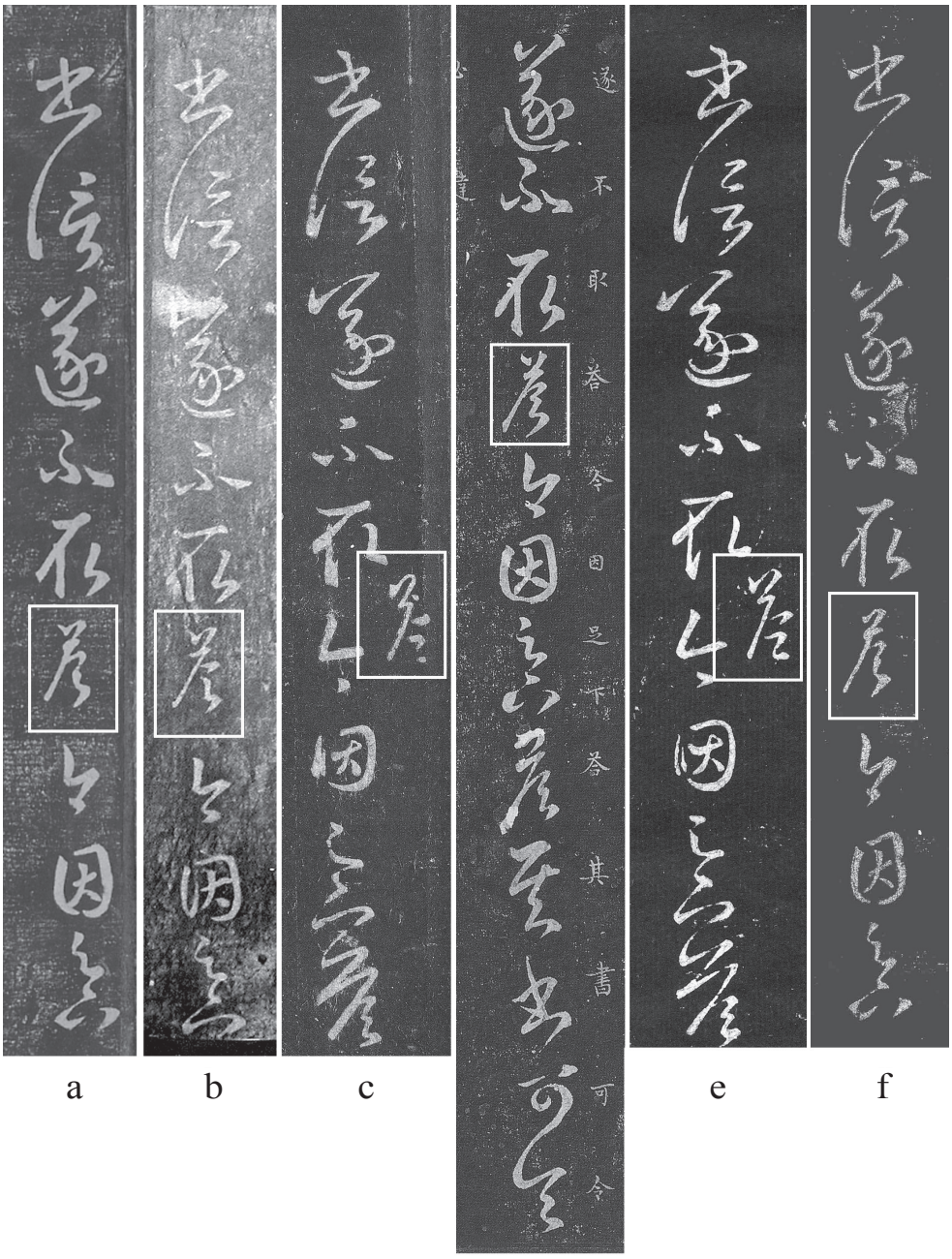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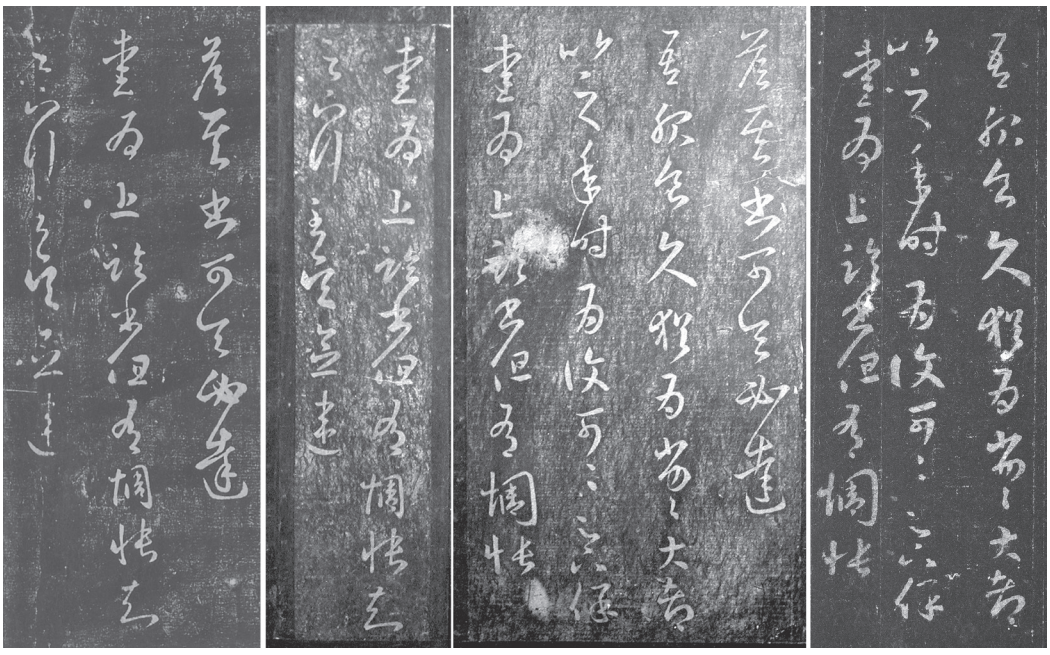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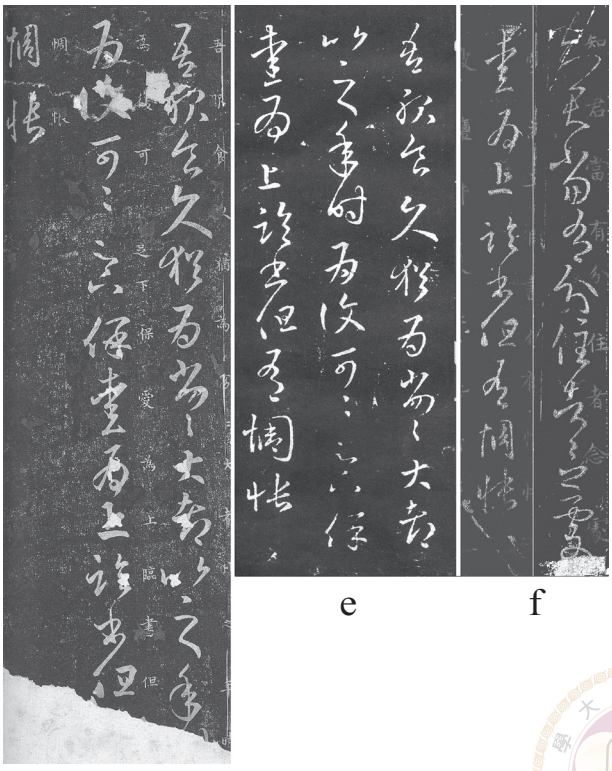


圖24　卷七王羲之〈朱處仁帖〉第二行「答」插字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g sec14　b 潘祖純跋本　c《十七帖》　d《大觀帖》
e《寶晉齋法帖》f《澄清堂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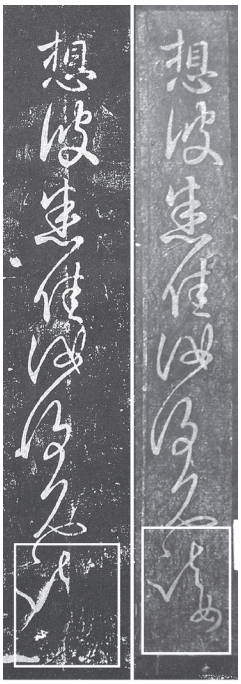
a　b(1)　b(2)　c



d　e　f

圖25　卷七王羲之〈愛為上帖〉／〈吾服食久帖〉帖文及斷行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g sec14
b 潘祖純跋本
(1)：兩行版本
(2)：三行版本
c《十七帖》
d《大觀帖》
e《寶晉齋法帖》
f《澄清堂帖》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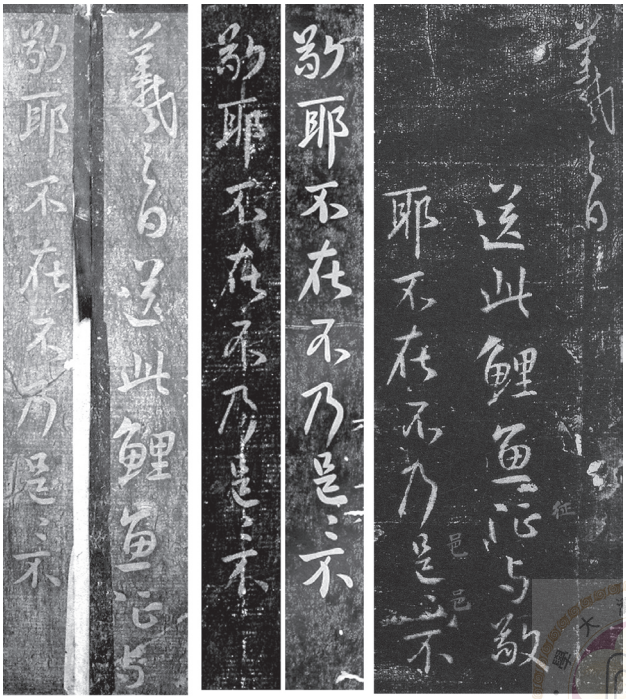
a　b

圖26　卷九王獻之〈想彼帖〉首行
a佛利爾本
b潘祖純跋本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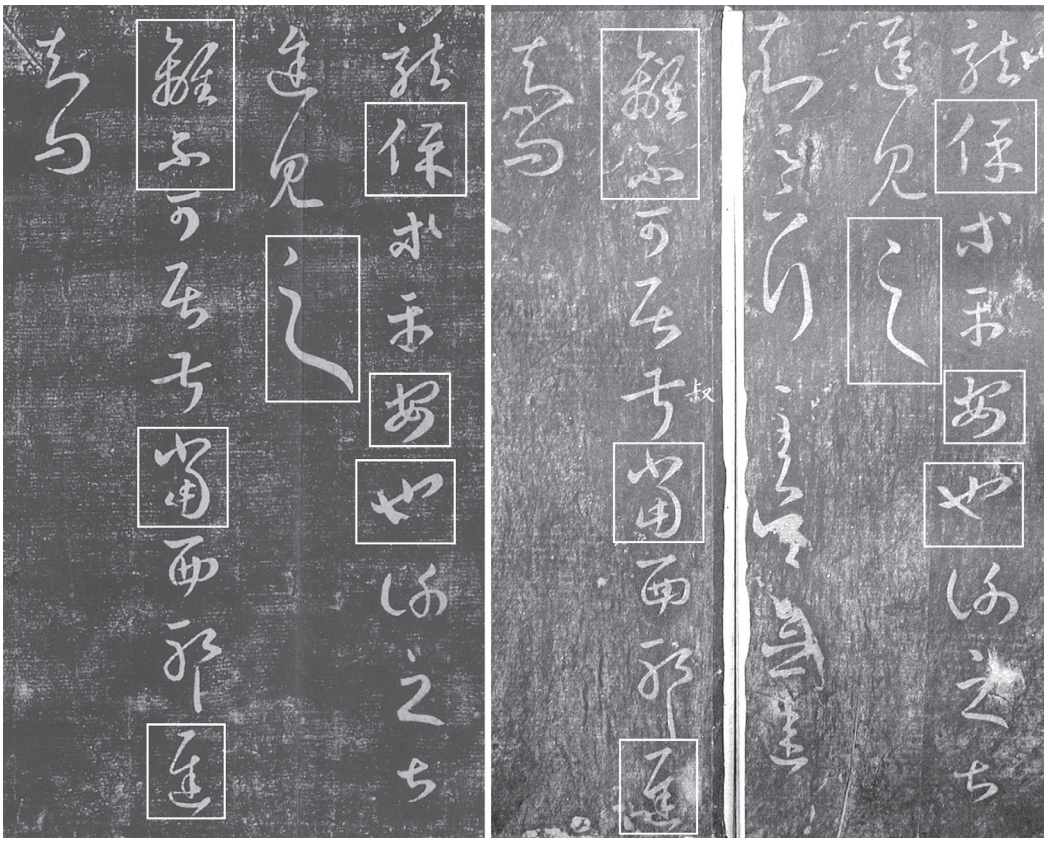
圖28　卷六〈近得書帖〉／〈永興帖〉「義」、「報」及「興」字字畫及筆順比較
a佛利爾本 F1980.202f sec9　b潘祖純跋本



a　b　c

圖27　王羲之〈鯉魚帖〉
a潘祖純跋本
b左：《宋搨王右軍書》（南宋《閣帖》版本）右：肅府本（明代《閣帖》版本）
c《澄清堂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b

圖29　卷七〈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字形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g sec14　b 潘祖純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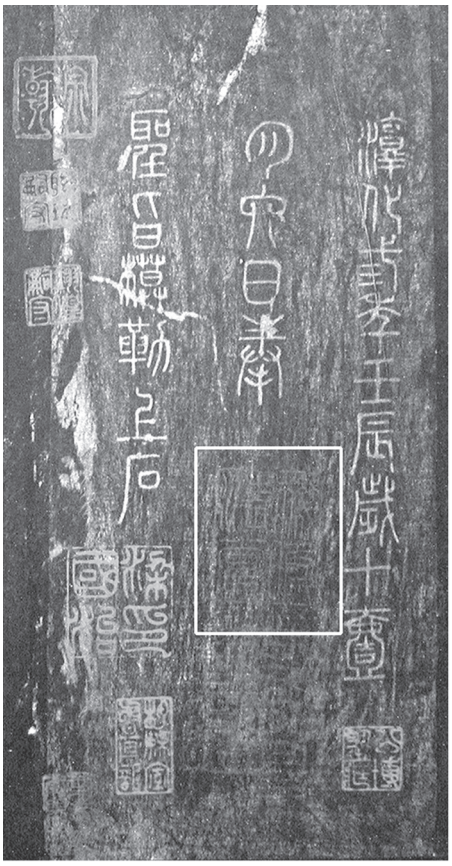
a　b



a　b

圖29局部　卷七〈龍保帖〉及〈離不可居帖〉「保」、「安也」、「之」、「離不」、「當」及「遲」字畫及筆順比較
a 佛利爾本 F1980.202g sec14
b 潘祖純跋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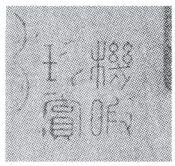
a



局部



b



c



d

圖30　「機暇清賞」及「機暇珍賞」印
a 潘祖純跋本卷八本幅末開及局部
b 褚遂良摹〈蘭亭帖〉
c 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
d 米芾〈海岱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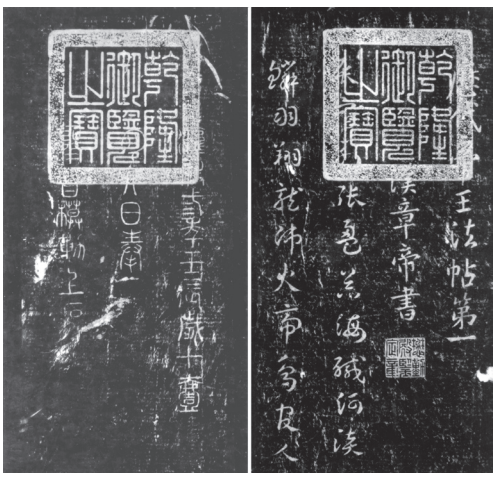


圖31a　懋勤殿本卷一本幅首頁及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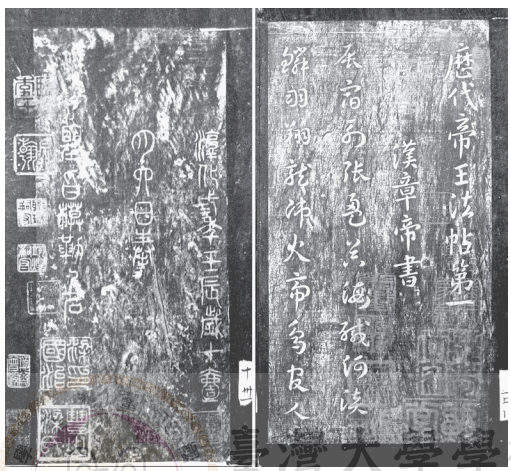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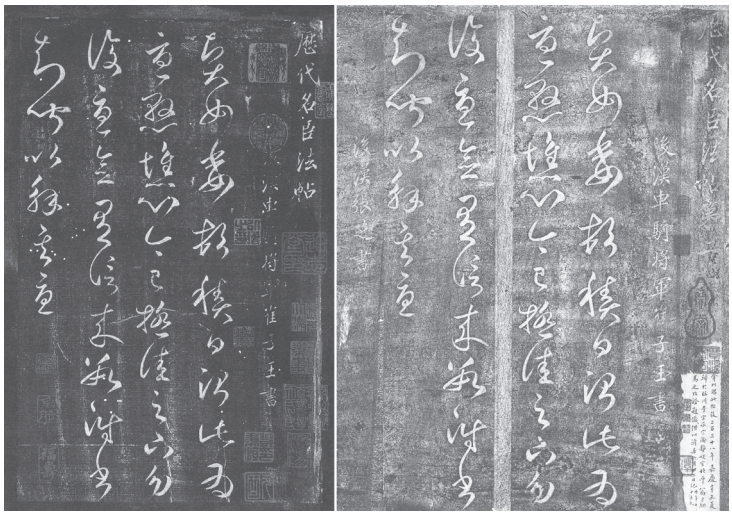


圖31b　潘祖純跋本卷一本幅首頁及末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b

圖32　《大觀帖》卷二本幅首頁
a 楊氏海源閣舊藏宋拓本　b 李宗瀚舊藏宋拓本



a　　b　　c　　d

圖33　卷六〈侍中帖〉首行「中」字筆順比較
a 潘祖純跋本　b 佛利爾本 F1980.202f sec8
c《宋搨王右軍書》　d 肅府本



a　　b　　c　　d　　e　　f

圖34　卷六〈都邑帖〉第三行「命」中「口」字字畫比較　a 上海圖書館藏《十七帖》　b 安思遠藏《十七帖》　c 潘祖純跋本 d 佛利爾本 F1980.202f sec3　e《宋搨王右軍書》　f 肅府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